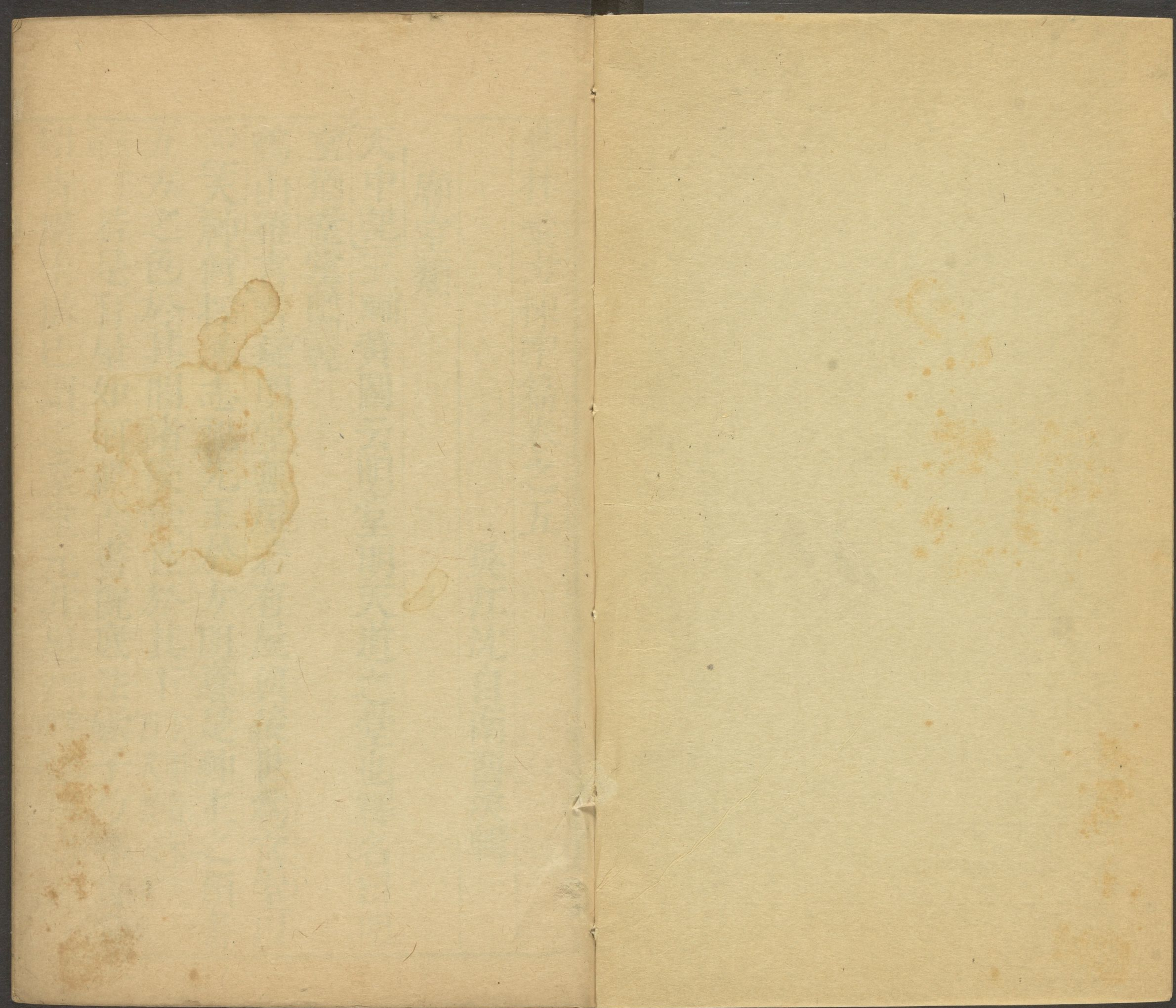


19301/3124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7 1941







藝林彙考棟宇篇卷之五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吳江沈自南畱侯輯

廟室類

天中記三輔黃圖云明堂明天道之堂也釋名曰明  
堂猶堂堂高顯貌

鶴山雅言嘗疑明堂無屋若有屋與後世為宮室以

始天神何擇漢志祀先王於方明意是神主之類畫

五方之色於其間諸侯軟牲於其下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上

玄下若是有屋如何祀天書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

矧肯構未構已謂之堂堂元非屋明堂無屋只以方明為壇而已



鶴山雅言處州孔子廟碑退之雖以大儒然所舉皆與經訓相反勾龍與棄配社稷皆壇而不屋豈若夫子巍然南面而弟子從祀爲尊意以有屋爲重不知古者亡國之社則屋之屋非所以尊聖人且郊丘盡是壇壇專以祭天則壇豈不重於屋此等皆退之錯處後世無有指其非

說略明堂制今禮戴說禮盛德記曰明堂自古有之凡有九室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雍明堂月令說云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

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牖宮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講學大夫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三十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而祀之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牖四闥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神大微之庭中有五帝座星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西九筵筵九尺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謹按今禮古禮各以其義說說無明文何以知之鄭玄駁之云禮戴所云雖出盛德記云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



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蓋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室十二堂淳于登之言取義於孝經援神契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牕四闥布政之官在國之陽帝者諦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太微於辰爲巳是以登云然今漢說立明堂於丙巳由此爲也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中央金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合於數如鄭此言是明堂用淳于登之說禮戴說而明堂辟廡是一古周禮孝經

說以明堂爲文王廟又僖五年公旣視朔遂登觀臺服氏曰人君入太廟視朔告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又文二年服氏云明堂祖廟竝與鄭說不同者按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又云天子曰辟廡辟廡是學也不得與明堂同爲一物又天子宗廟在雉門之外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又此云聽朔於南門之外是明堂與祖廟別處不得爲一也孟子云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是王者有明堂諸侯以下皆有廟又知明堂



非廟也以此故鄭皆不用具於鄭駁異義也云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者月令孟春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太廟季春居青陽右个以下所居各有其處是每月就其時之堂也云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者路寢既與明堂同制故知反居路寢亦如明堂每月異所反居路寢謂視朔之一日也其餘口卽在燕寢視朝則恒在路門外也

丹鉛錄蔡邕明堂論云太廟太室明堂太學辟雍名異而實同袁準正論明堂宗廟太學禮之本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爲而世之論者合以爲一取詩書放

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致之考之人情失遠矣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淨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瀆死生交錯俘囚截耳以干鬼神非其禮也袁子之論卓矣蔡邕名儒不知何以臆撰如此果如其言則先王之明堂殆北虜之穹廬南夷之碉房先王豈爲之乎

丹鉛錄魏書鍾繇傳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修禮樂大學所以集儒林高禘所以祈休祥旣稱大學又稱辟雍可證辟雍非大學也明矣○正楊云此見魏志王朗傳注魏自有書魏志非



魏書也云鍾繇傳誤

筠軒釋略辟與璧通靡澤也璧靡天子之學乃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故曰璧靡焉張子曰辟靡古無此名其制始于成周後遂以爲天子之學諸侯不得立也胡氏管見曰辟君也雍和也言人君有和德則天地之和應之而天地之心服之也詩人但言與民同樂建立都邑之事未遽及學校之政而王制記天子諸侯之學始有辟雍泮宮之名不知何所本而云也

筠軒釋略泮宮諸侯之學也其東西南皆有水形如半璧故曰泮宮胡氏曰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類宮而鄭氏謂泮宮郊之學也有事于此告后稷也考諸禮記類宮是廟之類也若非廟之類欲祀上帝而以始祖祭于學宮何義也哉以此可見類宮之非學矣

留青日札戴仲培云魯泮宮非學漢儒又言類宮因詩而訛鄭氏解詩泮音半禮記類音班通典言魯國泗水縣泮水出焉世以泮宮爲半月形遂以辟雍爲圓水形蔡邕獨斷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類宮漢魯相晨孔子廟碑云行秋饗飲酒泮宮畢復禮孔子宅



鼠璞魯泮宮漢儒以爲學予觀菁菁者莪序謂樂育人才而詩序教養之盛中阿中陵孰不知爲育才之地惟泮水序止曰頌僖公能修泮宮而詩言無小無大從公於邁則征伐之事言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則克敵之功言淮夷攸服旣克淮夷淮夷卒獲則頌淮夷之服借曰受成於學獻馘獻囚可也於此受睅元龜象齒大賂南金之畢集何也或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此在泮之士然不言教養之功而繼以桓桓於征狄彼東南不過從邁之多賢何也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此公之設教然不言教化及于羣才而先

以其馬蹻蹻其音昭昭不過燕享之和樂何也合序與詩初無養才之說其可疑一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書莫大於復古僖公登臺望氣小事也左氏猶詳書之學校久廢而乍復蓋關吾道之盛衰何經傳略不一書其可疑二也駟序言史克作頌以修伯禽之法足用愛民務農重穀數事使果能興崇學校克何不表而出之以侈君之盛美其可疑三也上庠虞制也東序西序夏制也左學右學東膠虞庠商周之制也孟子言庠校序皆古之學使諸侯之學果名泮宮何他國略無聞焉其可疑四也記禮多出於漢儒



其言類宮蓋因詩而訛鄭氏解詩泮言半諸侯之學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其解禮記類言班以此班政教使鄭氏確信爲學何隨字致穿鑿之辭其可疑五也有此五疑予意僖公不過作宮于泮地落成之際詩人善禱欲我公戾止于此永錫難老而服戎狄於此昭假孝享而致伊祜於此獻囚獻馘而受琛貢此篇與先王考室之詩相表裏特室爲居處之室魯爲游從之宮祝頌有不同予按通典言魯郡乃古魯國郡有泗水縣泮水出焉然後知泮乃魯水名僖公建宮於上因水以名宮耳詩言翩彼飛鵝集於泮林林

者林木所聚以泮水爲半水泮林亦爲半林乎泮爲地名與楚之渚宮晉虎祁之宮無以異於是又求之莊子言歷代樂名黃帝堯舜禹湯武王周公有咸池大章韶夏濩武中曰文王有辟雍是以辟雍爲天子學亦非也詩言於倫鼓鐘於樂辟雍又云鎬京辟雍無思不服亦無養才之意莊子去古未遠必有傳授漢儒因解泮水復言辟雍求之義不可得故轉辟爲壁解以圓水

楊慎曰戴埴鼠璞之言其見卓矣其辨博矣按左氏晉侯濟自泮泮果水名足證矣近世曲爲說者曰春



秋經也魯頌亦經也魯頌既載春秋可略此說又滯矣高克一事詩詠清人春秋書鄭棄其師他如廬漕城楚丘木瓜碩人無衣詩與春秋互見不厭其複安有詩載而春秋可略乎或又曰事亦有特載而不見于經傳者季氏伐顓臾之類也曰顓臾之事將然而未舉也故論語載之而經傳略焉泮宮已成之迹春秋豈容不書哉愚嘗總春秋與詩而論之信魯頌之文則僖公為魯之賢君伯禽以下無其匹者也以春秋所書考之則僖公齊襄衛靈之流烏得為賢哉蓋頌乃臣子頌禱之辭例多溢美如今人之親知賀壽

軸文也春秋所書則其實跡素行如今官府之考語也今稱人之賢可例信賀軸而略考語哉觀其滅項伐邾取須句取訾婁取濟西田以楚伐齊皆其惡之大者也至其閨門不肅及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陽穀夫人會齊侯於卞其女季姬始遇鄫子於防而公不制中使鄫子來而公不耻終歸於鄫而公不拒淫風流行如此桑中大車不作于魯而駟與有駮猶以為頌吾誰欺欺天乎夫子存魯頌見當時上下相蒙好諛悅諂而非以為美也○辟雍泮宮非學名予申之既詳矣近又思之說文辟雍作辟靡解云辟墻也靡



天子享宴辟廱也魯詩解云騶虞文王囿名也辟雍  
大王宮名也以說文魯詩之解觀之則與詩鎬京辟  
雍於樂辟雍之義皆合矣辟雍爲天子學名泮宮爲  
諸侯學名自王制始有此說王制者漢文帝時曲儒  
之筆也而可信乎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  
則三代共之使天子之學曰辟雍爲周之制則孟子  
固言之矣旣曰辟雍而頌云于彼西雍考古圖又有  
胥雍則辟雍也西雍也胥雍也皆爲宮名無疑也魯  
頌旣曰泮宮又曰泮水又曰泮林則泮宮者泮水傍  
之宮泮林者泮水傍之林無疑也魯有泮水故因水

名以名宮即使魯之學在水傍而名泮宮如王制之  
說當時天下百二十國之學豈皆在泮水之傍乎而  
皆名泮宮邪予又觀宋胡致堂云靈臺詩所謂於樂  
辟雍言鳥獸昆蟲各得其所鼓鐘篪業莫不均調於  
此所論之事惟鼓鐘而已於此所樂之德惟辟雍而  
已辟君也雍和也文王有聲所謂鎬京辟雍義亦若  
此而已且靈臺之詩叙臺池苑囿與民同樂故以矇  
眴奏公終之胡爲勦入學校之可樂與鐘鼓諧韻而  
成文哉文王有聲止於繼武功作豐邑築城池建垣  
翰以成京師亦無緣遽及學校之役上章曰皇王維



辟下章曰鎬京辟雍則知辟之為君無疑也泮水詩言魯侯戾止且曰于邁固疑非在國都之中且終篇意旨主于服淮夷故獻馘獻囚出師征伐皆於泮宮烏知泮宮之為學校也特取其中匪怒伊教一句為一篇之證則末矣王制起于漢文時其失已久後世既立太學又建辟雍若有兩太學者尤可笑也按致堂之言與余見合而戴埴之論可迎刃耳

名義考詩靈臺篇辟雍中言鳥獸昆蟲文王有聲篇辟雍言築城作豐魯泮宮言羣醜淮夷皆無預學校漢儒謂辟雍辟作璧為圓水天子之學泮宮為泮水

諸侯之學羅璧識遺曰辟雍非學也戴埴鼠璞曰泮宮合序與詩初無養才之說亦非學也辟君也雍和也說文天子饗飲曰辟雍月令論曰取其宗廟之清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曰太廟取其堂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曰太學取其水圓璧曰辟雍圓璧之說雖非而清廟太廟明堂太學辟雍則同處異名為甚明也明堂以朝諸侯猶今皇極殿清廟太廟以祭祀猶今太廟太學辟雍以承師問道猶今文華殿成均上庠東序瞽宗則四門之學也泮魯水名僖公作離宮于其上落成之際詩人頌之欲于此而服夷狄也琛



貢與宣王考室之詩同意

琛音椰

困學紀聞蔡邕明堂論曰王居明堂之禮南門稱門西門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朱子大學章句序王宮有學蓋謂此魯孝公之爲公子嘗入京師爲國子人稱其孝宣王命之導訓諸侯他書言國子者唯周語焉

丹鉛錄白虎通諸侯之學曰類宮半者象璜也今或書作鬢宮者非宜作璜宮也

說楛鬢音黃泮宮曰鬢舍天子太學其水周環故曰

璧邕諸侯泮宮水環其前形如半璧故曰璜舍鮑德傳修起鬢舍說文無鬢字當用璜周伯琦妄用橫

鶴山雅言三代國子教於大司樂初無太學之文亦無太學之所漢初寓於曲臺放大司樂之意至景帝世文翁爲蜀守首建學宮於成都市中創博士弟子員遣張夜等授業於京師孝武有詔郡縣皆立學然漢太學終無文可見其實始於文翁建學宮武帝推廣而令郡縣建學云

稅林伐山蔡邕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虎門今之祭酒也漢曰虎觀取此義



栳林伐山漢行宮用紫泥為壇齊梁郊祀歌所謂紫壇也天神下若流火漢書所謂神光交錯於薦鬯之夕也舞女三百人漢志所謂偽飾女樂也以此祭天不亦媿乎

栳林伐山明堂左个北史李謐傳左个即寢之房也按即今之捲蓬

天中記大戴禮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為宮柱名為蒿宮呂覽云周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示節儉正此事也注云茅可覆屋蒿非柱任雖云節儉實所未聞誤

栳言呂氏春秋周明堂茅茨蒿柱明堂歌蒿宮仰蓋博物志周時德澤盛蒿大以為宮柱名曰蒿宮廣志大蒿容梧道中久無霜雪年久長大可以為屋柱

容齋續筆漢宣室有殿有閣皆在未央宮殿北三輔黃圖以為前殿正室武帝為竇太主置酒引內董偃東方朔曰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文帝受釐于此宣帝常齋居以決事如淳曰布政教之室也然則起於高祖時蕭何所割為退朝聽政之所而史記龜策傳云武王圍紂象郎自殺宣室徐廣曰天子之居名曰宣室淮南子云武王甲卒三



棟宇篇 卷五  
千破紂牧野殺之宣室注曰商宮名一曰獄也蓋商時已有此名漢偶與之同黃圖乃以爲漢取舊名非也

西溪叢語淮南子云武王破紂殺之于宣室許叔重云宣室在朝歌城外宣室殷宮名一曰宣室獄也音宣和之宣漢未央前殿有宣室溫室音暄見集韻揮塵錄錢忱伯誠妻瀛國夫人唐氏隨其姑長公主入謝欽聖向后于禁中從后步過受釐殿同行者皆讀釐爲離夫人曰受禧也蓋取宣室受釐之義耳老學菴筆記古所謂路寢猶今言正廳也故諸侯將

薨必遷于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非惟不瀆亦以絕婦寺矯命之禍也近世乃謂死於堂奧爲終於正寢誤矣前輩墓誌之類數數有之皆非也黃魯直詩云公虛采蘋宮行樂在小寢按魯僖公薨于小寢杜預謂小寢夫人寢也魯直亦習於近世謂堂爲正寢故以小寢爲妾媵所居耳不然旣云虛采蘋宮又云在小寢何耶

筠軒釋略人君所居皆曰寢鄭玄云路大也路寢制如明堂所以聽政杜預曰路寢君之前殿也朝諸侯羣臣之處



古言路訓大故君所在以大為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

崔愷喪服節禮人君公室之制為殷屋四夏也卿大夫為夏屋隔半以北為正室中半以南為堂正室齋室也

中華古今注宗者宗祀也廟者貌也所以髣髴先人之靈貌也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庶人無廟四時之饗也

雋言班固傳啓恭館之金滕注恭館恭肅之館謂廟中也

演繁露宗廟神主皆設石函藏諸廟室之西壁故曰祔室室必用石者防火也

焦氏筆乘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注謂廡養馬庫藏物欲其不乏用也審爾則何以先於宮室予意廡馬以備命車重君賜也庫藏以貯祭器及遺物重先世也故次宗廟先居室以此鶴山雅言古之廟制序昭穆而各宮自漢明帝以後合為一室而異龕古人后惟元配祔自神宗變而並

配○天子七廟是七箇廟不是袞作一廟廟前堂後室各一制昭穆各是一廟在堂則太祖東向南昭北



穆在室則太祖南向西昭東穆祧是廟外兆域鄭康成誤以爲祧主遂至今相承甚失古意○祧字以廟神之兆域爲義非謂其親盡之廟也康成以超然訓祧後世承誤不知先君之祧處之冠於成公之廟止四世豈祧廟主乎此鄭康成錯○慶元初趙忠定祧僖祖正太祖東向之室朱文公極力辯其不然非惟翼順宣無夾室可藏主其實凡人主之創業垂統當有積功累仁非一世之所能致朱說爲長

畫墁錄前漢京師有太廟曰原廟顏師古以原爲重謂京城已有廟而又立爲重至引原蠶之原大抵漢

陵皆作原京城在渭涘故謂之原廟

雋言文帝作顧成廟應劭曰文帝自爲廟制度卑狹若顧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如淳

曰身存而爲廟若尚書之顧命也按此係漢書注

繫瓦編漢文四年作顧成廟如淳曰身存而爲廟若

尚書之顧命也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

廟號徘徊宣帝廟號樂游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

陽池此于正史不載後世亦無有豫爲廟者此亦係漢書注

又按服虔曰廟在長安城南文帝作還顧見城故名之師古曰以還顧見城因卽爲名於義無取又書本不作城郭字應說近之



演繁露二高山東有碧雞西爲金馬者云漢武使王  
褒祠二神於彼其地當在西蜀在彼者恐未真也  
留青日札碧雞漢越嶲郡青蛉縣禺同山有碧雞金  
馬光景時時出見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王褒謹拜  
南崖敬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雞處南之荒深谿回谷  
非士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廉平唐虞澤配三皇  
前漢書音義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公孫龍子曰黃  
其馬也其與類乎碧其雞也其與暴乎解云碧不正  
之色雞不材之禽今碧雞山在雲南府滇池西金馬  
山在滇池東

筠軒釋略韋昭曰陳倉縣有寶夫人祠因其寶而祠  
之故曰陳寶

筠軒釋略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示戒也孔  
氏曰殷有天下作都于亳所謂亳社乃殷社也武王  
伐紂令諸侯各立其社以戒亡國焉致堂胡氏曰天  
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惟亡國之社  
則屋之令不得受天陽也

稅林伐山宋國有梅社此名甚新太社惟松東社惟  
桐南社梓西社槐則梅社蓋北社也

雋言尹賞傳寺門桓東如淳曰舊亭傳于四角面百



步築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師古曰卽華表也

丹鉛錄漢書注作和表禮記字林俱作桓表公室視桓楹注桓墓前表柱也華和桓三音相混尚書桓夷底績水經作和夷桓譚新論晉中經簿作華譚則華表作和表桓表義實叶矣

西溪叢語劉禹錫云翁仲遺墟草樹平魏略云明年景初元年徙長安鐘簏駱駝銅人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發卒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

列坐於司徒門外後漢鄱南千秋亭有石壇壇廟之東枕道有兩石翁仲南北相對

留青日札墓前地名明堂一曰券臺清異錄葬家聽術士說例用朱書鐵券標四界及主名意謂亡者居室之執守不知爭地者誰耶瘞墓前甃石若磚面方長高不登三尺號曰券臺貧無力則每祭祀以藉尊俎謂之土筵席

餘冬序錄墓前地名明堂一名券臺朱語錄云不曉所以後見唐人文字中言某朝詔改爲券臺按今地理書有券臺之說券契也理地契處曰券臺地契用



磚石爲之上書錢若干緡爲死者買葬於此山神龍  
不得爭競事甚無謂可笑只以先儒言及姑識之耳

藝林彙考棟宇篇卷之五

藝林彙考棟宇篇卷之六

吳江沈自南畱侯輯

寺觀類

紀原王母授黃帝元始真容置高觀之上觀名始此  
雲麓漫抄秦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  
令咸陽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相通於此  
候神仙漢武故事於上林作飛廉觀高四十丈長安  
作桂館益壽館以候神人猶未居道士元帝被疾遠  
求方士漢中送道士王仲都能忍寒遂卽昆明觀處  
仲都故自後道士所居曰觀六朝多曰館



說略漢郊祀志云武帝因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於是令長安作蜚廉桂館甘泉作益延壽館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顏師古曰益壽延壽二館也按太史公紀作益壽館而近歲雍耀間耕夫有得古瓦其首有益延壽二字其瓦徑尺字書奇古卽此觀時瓦也又按括地志云延壽觀在雍州雲陽縣西北八十一里通天臺西八十步正今耀州北也然則當以史記爲正但一觀名益延壽三字耳館當從史記作觀觀館古多相通唐以前六朝時凡今道觀皆謂之某館至唐始定謂之觀也

石林燕語東漢以來九卿官府皆名曰寺與臺省竝稱鴻臚其一也本以待四夷賓客故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佛經至舍于鴻臚今洛中白馬寺摩騰真身尚在或云寺卽漢鴻臚舊地摩騰初來以白馬負經旣死尸不壞因留寺中後遂以爲浮屠之居因名白馬今僧居槩稱寺蓋本此也然楊銜之洛陽伽藍記載當時經函放光事而不及摩騰不可解銜之元魏時人也師古注漢書凡府廷所在皆謂之寺

五雜俎古者官舍槩謂之省寺漢書何竝傳王林卿度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剝其建鼓唐制中書



兩府謂之三省宋惟有中書省國朝去中書而外藩  
司原有行省之設故俗謂之十三省云寺則一二九  
卿如大理光祿之類蓋亦仍其舊稱而佛宮槩謂之  
寺矣相傳起於漢明帝崇重佛教比於公卿之爵故  
以寺名其居今則非敕賜者不得稱也

識遺漢世官有九寺之目劉昭注曰寺官舍也風俗  
通曰寺司也又曰寺嗣也理事之吏嗣續其中則非  
獨爲佛也觀之義亦遠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  
觀之上蓋魯有兩觀門旁高處也爾雅釋觀爲闕孫  
炎曰宮門雙闕懸法象使民觀之闕居巍巍高處因

名象魏謂之闕者觀法象則可闕去疑事春秋晉楚  
邲之戰潘黨請收晉尸築爲京觀封土觀示後人也  
胡澹菴言觀有四一曰朶樓魯兩觀是也一曰藏書  
所漢東觀是也一曰遊觀處謝玄暉賦屬玉觀是也  
一曰高可望皇帝內傳置元始真容於高觀上是也  
今老氏居疑本內傳詳此觀非老可專凡高可縱觀  
皆觀也至於藏只貯藏之義狐兔穴居例名藏老聃  
爲周守藏吏名柱下吏藏乃藏書所漢東觀藏書號  
柱史藏室書所在也釋道法其制度佛經遂爲二氏  
之私今復以事祈禳豈以經典所在福可集乎若鐸



楊守篇 卷六  
三  
鈹胡致堂謂本西夷樂夷俗吉凶並奏今華俗專以送凶不察夷亦以從吉也

說略佛刹名寺按風俗通云寺司也官府所止故曰寺李華杭州開元寺塔碑云漢永平中佛教初至洛陽始置寺度騰蘭二德古者官之庭府稱寺蓋賓而尊之比於曹署此其源也翻譯名義集云寺者釋名曰嗣也治事者相嗣續於其內本是司名西僧乍來權止公司移止別居不忘其本還標寺號法苑珠林云古德寺誥乃有多名或名道場卽無生廷也或名爲寺卽公廷也或名淨住舍或名法同舍或名出世

間舍或名精舍或名清淨無極園或名金剛淨刹或名寂滅道場或名遠離惡處或名親近善處竝隨義立名各有所表今道俗雜居豈得稱名也

初學記按文殊師利菩薩經曰佛初得道在摩伽陀國伽耶山寺又增一阿含經曰波斯匿等五王白世尊此僧伽戶水側福妙最是神地欲造寺世尊曰汝等五王此處造寺長夜受福世尊卽申右手從地中出迦葉如來而告曰欲作神寺當依此法佛遊天竺本記曰達嚨國有迦葉佛伽藍穿大石山作之有五重最下爲鴈形第二層作師子形第三層作馬形第



四層作牛形第五層作鴿形名爲波羅越

波羅越蓋彼國名鴿

譬喻經曰阿育王起八百寺高僧傳曰漢明帝於城門外立精舍以處摩騰焉卽白馬寺是也名白馬者相傳云天竺國有伽藍名招提其處大富有惡國王利於財將毀之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卽停毀自後改招提爲白馬諸處多取此名焉

演繁露國史補曰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帛大書蕭字至今一字猶在李約竭產自江南買之並洛建水亭目曰蕭齋按此則蕭寺者乃因蕭字而名也劉禹錫送如智法師曰前日過蕭寺看師上法筵則是

槩以僧寺爲蕭寺恐不然也今人亦多誤用

栳林伐山樓觀本尹喜之居有草樓焉後人創立道宮名曰樓觀今在終南之陰整屋縣韓翊有題樓觀

詩

丹鉛錄後漢楚王元英傳遠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仁祠指佛寺唐時多以寺爲仁祠權載之詩逸氣凌顥清仁祠訪金碧是也溫公通鑑及綱目以祠爲慈並非

丹鉛錄佛寺曰香界亦曰香阜江總詩息舟侯香阜悵別在寒林高適詩香界泯羣有



秣林伐山佛寺曰仙陀

金山也

又曰仁祠又曰寶坊又

曰香阜又曰柰園寺稱柰園者白馬寺有柰林也見

洛陽伽藍記王勃詩柰園欣八正○柰祇園出拂菻

國佛寺曰柰苑祇園本此

說楛西域有柰樹生果果中有一女子王收為妃乃

以苑地施佛為伽藍故曰柰苑又闡義云菴羅樹其

果似桃或云似柰此樹開華華生一女國人嘆異以

園封之故言菴羅樹園宿善冥熏見佛歡喜以園奉

佛佛即受之而為所住二事甚類疑當為一

秣林伐山仙傳燕昭王得洞光之珠以飾宮王母三

降其地名曰洞宮劉滄有宿洞宮詩沐髮清齋宿洞

宮又唐人稱道院曰洞宮楊巨源詩洞宮曾向龍邊

宿雲徑應從鳥外還

秣林伐山王勃寺碑高臺與鴈塔俱平曲岸與猴池

共盡佛有五精舍獼猴江其一也○佛國五精舍一

給孤園二靈鷲山三獼猴江四菴羅樹五竹林園韋

蘇州詩萬木叢雲出香閣西蓮碧澗竹林園

學林新編晉書孝武帝幼奉佛法立靜舍於殿內引

沙門居之因此世俗謂佛寺為靜舍按古之儒者教

授生徒其所居皆謂之精舍故後漢包咸傳曰咸住



東海立精舍講授又劉淑傳曰隱居之精舍授講又檀敷傳曰立精舍教授又姜肱傳曰盜就清廬求見注曰清廬卽精舍也以此觀之精舍本爲儒士設至晉孝武立精舍以居沙門亦謂之精舍非有儒釋之別也

能改齋漫錄按三國志注引江表傳曰千古來吳立精舍燒香讀道書製作符水以療病然則晉武以前道士亦立精舍矣

宛委餘編僧寺言精舍王觀國謂晉孝武帝奉佛立精舍於殿內引沙門居之以爲始此非也本見佛經

蓋佛所居竹林曰精舍晉武因之耳觀國又引後漢包咸劉淑檀敷傳儒者立精舍講授吳曾引江表傳千古立精舍燒香讀道書製符水按謝承後漢書趙昱請處士綦毋君公楊竒於緱氏界周磐自重合令還張奐在扶風俱立精舍教授蓋精舍不惟釋門儒與道士俱可用但不宜用之俗地耳

困學紀聞精廬見後漢姜肱傳乃講授之地卽劉淑包咸檀敷傳所謂精舍也文選任彥升表用精廬李善注引王阜事五臣謂寺觀謬矣

秩林伐山治古音遲如治國之治及官名治中之治



又諺曰有病不治乃得中醫可證也轉音作雅如蜀  
刺史治成都揚州刺史治會稽是也又六朝詩話云  
錢塘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靈運生  
於會稽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養之十五  
方還故名客兒詩家稱謝客是也注治音雉奉道之  
家謂治室也今按道室稱治猶今之觀也又奉道之  
室曰化蜀有文昌二十四化又有主簿化化也治也  
猶今之曰宮曰觀耳然亦罕知之治又音怡水名漢  
鴈門郡陰館縣治水所出東入于海

黃山谷云今俗書庵字既于篆文無有又菴非屋不  
當從广三國志焦光傳云居蝸牛廬中意今菴也後  
漢皇甫規爲中郎持節監關中兵會軍大疫死者十  
三四親入菴廬巡視三軍感悅卽用此菴字爲有據  
茗溪漁隱曰廣韻云菴小草舍也菴菴蔞果又菴羅  
果也集韻云庵庵園屋曰庵或從草菴菴蔞艸名  
或作菴魯直以菴非屋不當從广然與廣集二韻合  
不合殆亦難用殊不知漢史從省文借用爲菴字耳  
丹鉛錄今人別號菴字印章徃徃不同緣說文本無  
菴字菴近俗也予嘗考之菴字古書所用者蜀都賦  
八方菴藹王充論衡桃李梅杏菴丘蔽野此取菴覆



之義至三國及晉始有菴幔菴問之語與今人所用菴字義同菴字不可謂不古也但篆籀以說文爲宗說文不載之字用於印章似爲未安又按古篆有作莽者又止借莽者石鼓文作窳其字从宀宀亦人居也近見溫陵古寺一冊有元人止菴印章菴字作盩詳玉篇皿部盩烏合切覆蓋也考古閣有伯戈饋盩盩器皿而借爲菴舍字恐舍形似器亦猶漢闕之觚稜其形亦本酒器也未知是否以俟知者

**秕言**博雅云屠蘇酒名元日飲之除瘟氣然不詳屠蘇之義四時纂要云孫思邈有道術作庵名屠蘇謂屠絕鬼氣蘇醒人魂與除瘟氣之說意正相合酒名庵名雖異義則一也

**丹鉛錄**蕭子雲雪賦曰韜翠恩之飛棟沒屠蘇之高影始飄舞於圓池終停華於芳井杜工部冷淘詩曰願憑金駿褭走置錦屠蘇屠蘇菴也廣雅云屠蘇平屋也通俗文曰屋平曰屠蘇魏略云李勝爲河南太守郡廳事前屠蘇壞唐孫思邈有屠蘇酒方蓋取菴名以名酒後人遂以屠蘇爲酒名矣何遜詩郊郭勤二頃形體憇一蘇又大冠亦曰屠蘇禮曰童子饋無屋凡冠有屋者曰屠蘇晉志元康中商人皆著大鄣



諺曰屠蘇鄣日覆兩耳會見暍兒作天子

名義考博雅屠蘇菴也通俗文屋平曰屠蘇四時纂

要作屠蘇又廣韻酴酥酒名玉篇麥酒不去滓飲是

屠蘇為屋酴酥為酒本不相混也唐人詩手把屠蘇

讓少年先把屠蘇不讓春誤以屠蘇為酴酥後人遂

謂屠蘇又為酒古人正旦飲酒以少者得歲故先飲

老者失時故後飲是日酒皆然亦無屠蘇先飲之說

或云屠絕鬼氣蘇醒人魂妄說也

困學紀聞通鑑考異云會要元和二年薛平奏請賜

中條山蘭若額為大和寺蓋官賜額者為寺私造者

為招提蘭若杜牧所謂山臺野邑是也

杭州南亭記武宗去山臺

野邑四萬所

困學紀聞世說王丞相導拜揚州因過胡人前彈指

云蘭闍蘭闍此即蘭若也

今按世說注王丞相善周旋座客皆贊美時有僧

在座亦稱之曰蘭闍蘭闍蓋贊美之詞也

留青日札梵言阿蘭若皆知曰寺也或曰無諍也或

曰空靜處也殊不知蘭香草也若乾草也即所謂清

淨草菴之意

能改齋漫錄蘭若二字白樂天詩作惹字押爾雅於



操切上官儀酬薛舍人萬年宮晚景寓直懷友詩中四句云東望安仁署西臨子雲閣長嘯求煙霞高步尋蘭若此又作日灼切也

**西溪叢語**唐會昌五年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又會要元和二年官賜額爲寺私造者爲招提蘭若僧輝記梵云拓鬪提奢唐言四方僧物但傳筆者訛拓爲招去鬪奢留提字也招提乃十方住持耳

**說略**後魏太武帝始光元年造伽藍創立招提之名釋書云寺謂之招提或名伽藍按招提梵音本拓鬪提奢後人傳寫誤以拓爲招又省去鬪奢二字見西

溪叢語阿蘭若或名阿練若大論翻遠離處薩婆多論翻閒靜處天台云不作衆事名之爲閒無憤鬧名之爲靜或翻無諍謂所居不與世諍卽離聚落五里處也應法師翻空寂四分律云空靜處若字白樂天詩作惹字押爾者切上官儀懷友詩又作日灼切恐誤也僧伽藍譯爲衆園僧史略云爲衆人園圃園圃生植之所佛弟子則生植道芽聖果也唐高宗沙汰詔曰伽藍之地本曰淨居栖心之所理尚幽寂要覽云或云毗阿羅此云遊止處

**毗言**胡繼宗云拓提今誤爲招提梵語中有拓開提



棟宇篇 卷一  
奢之說按釋書招提菩薩皆古佛號因以名寺非招提之誤也孟浩然詩清夜宿招提若爲拓提則韻不諧矣

名義考曲禮席間函丈函容也十尺爲丈謂席間之地可容十尺也蓋席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遠近間三席是一丈或謂丈作杖容杖以指揮非是孟子食前方丈謂食物前列者方一丈唐顯慶中王玄策使西域至毗耶離城有維摩居士石室以手板縱橫量之得十笏名方丈室後人謂僧舍皆曰方丈周禮伊耆氏共杖函函匱也以函藏杖也

鬱岡齋筆塵梵語佛陀達摩僧伽卽三寶也浮屠卽佛陀之轉音而唐人率呼僧與塔皆爲浮屠後人因誤承襲之

演繁露通典東夷馬韓祭鬼神立蘇塗建大木以垂鈴鼓注蘇塗有似浮塗按浮塗卽浮圖浮圖卽塔也六一居士跋永樂十六角題名不知爲何時碑似是東魏北齊人所書十六角者庸俗所造佛塔其後又書云造十六角鎮國大浮圖則知爲塔矣其謂之十六角只見此碑而後魏時又有常山義七級碑蓋當時俚俗語類皆如此



說略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塔阿育王經云王殺八萬四千宮人夜聞宮中有哭聲王悔爲起八萬四千塔今此震旦亦有在者又法苑珠林三十八卷云如來在日行化乞食因遇童子戲弄沙土以爲米麩以土麩施佛佛感其善心爲受塗壁記此童子吾滅度後百年作王出世號爲阿育作鐵輪王王閻浮提一切鬼神并皆臣屬且使空中地下四十里內所有鬼神開往前入塔所獲舍利役諸鬼神于一日一夜一億家施一塔廣計八萬四千塔又廬山文殊師利像昔傳云育王旣統此洲學鬼王制獄酷毒尤甚文殊現

處鑊中火熾水清生青蓮華王心感悟卽日毀獄造八萬四千塔建立形像其數亦爾此其一也又釋氏通鑑云周共和九年東天竺國阿育王盡收西域諸塔及龍宮舍利夜役鬼神碎七寶末造八萬四千寶塔令耶舍尊者舒指放光八萬四千道令捷疾鬼各隨一光盡處安置一塔遍娑婆界在此震旦國者一十九所按此一事而四說不同漢譯胡書恣其假託傳奕之言信矣

嬾真子長安慈恩寺塔有唐新進士題名雖妍媸不同然皆高古有法度後人不能及也宣和初本路漕



柳城集而刻之石亦為奇玩然不載鴈塔本末僕讀藏經因謾記之唐玄奘法師貞觀三年八月往五印度取經至十九年正月復至京師得如來舍利一百五十粒梵本六百五十七部始居洪福寺翻譯至二十二年皇太子治為文德皇后於宮城南晉昌里建太慈恩寺寺成令玄奘居之永徽二年師乃於寺造甄浮屠以藏梵本恐火災也所以謂之鴈塔者用西域故事也王舍城之中有僧娑率堵波僧娑者唐言鴈也率堵波者唐言塔也師至王舍城嘗禮是塔因問其因緣云昔此地有伽藍依小乘食三淨食三淨

食者謂鴈也犢也鹿也一日眾僧無食仰見群鴈翔

飛輒戲言曰今日眾僧闕供摩薩墻宜知好施謂之薩墻其

引前者應聲而墮眾僧欲泣遂依大乘更不食三淨

仍建塔以鴈埋其下故師因此名塔先是師先翻瑜

珈師地論成進御太宗製大唐三藏聖教序時皇太

子治又述三藏聖記有弘福寺僧懷仁集王右軍字

勒二文于碑及鴈塔成褚遂良乃書二帝序記安二

碑于塔上其後遂為游人咸集之地故章八元詩云

七層突兀在虛空四十門開面面風却訝鳥飛平地

上自驚人語半天中回梯暗路如穿洞絕頂初攀似



出籠落日鳳城佳氣合滿城春睡雨濛濛此詩人所  
膾炙然未若少陵之高致也杜詩人易見不更錄  
六一居士跋隋廬山西林道場碑渤海公撰西林道  
場者僞趙將竺氏捨俗出家名曇現始居於此晉太  
和二年光祿卿陶範始爲現弟子慧永造寺而號西  
林按兩京記隋嘗更名佛寺爲道場此碑大業十三  
年建也

說楛臨川王義慶在鎮于羅公洲立觀甚大而惟一  
柱梁劉孝綽詩經從一柱觀出入三休臺杜甫孤城  
一柱觀落日九江秋又唐韋述東京雜記東京紫微

宮有一柱觀

秣林伐山中美紀聞揭諦神名與龍角力龍不能勝  
破其山而去今破山寺是也

秣林伐山鍊圍山在西天佛經所稱不知的在何處  
唐初宋昱詩梵室開金地香龕鑿鍊圍

留青日札重陽菴吳山之東地名道姑灣掘土五六  
尺卽見菴基礎瓦無恙且有假山皆太湖佳石土人  
云重陽女菴或曰宋高宗二宮人出家于此西京賦  
曰集重陽之清澂注曰神明臺高旣除去下地之埃  
穢上止于天陽之宇清澂之中也道書言上爲陽而



清又爲陽故曰重陽

天中記洛陽伽藍記奈林南有石碑一所魏明帝所立也題云苗茨之碑高祖於碑北作苗茨堂永安中年莊帝馬射於華林園百官皆來讀碑疑苗字誤國子博士李同軌曰魏明英才世稱三祖公幹宣其羽翼但未知本意如何不得言誤也楊銜之時爲奉朝請因卽釋曰以蒿覆之故言苗茨何誤之有衆咸稱善以爲得其旨歸○水經云魏文帝茅茨堂前有茅茨碑是黃初中所立也按銜之魏人親釋苗茨之義道元謂黃初所立誤矣玉海因之書于漢晉之間亦誤也

藝林彙考棟宇篇卷之六



藝林彙考棟宇篇卷之七

吳江沈自南留侯輯

宅舍類

紀原周禮六鄉以爲軍政謂比閭族黨州鄉也

說原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中曰棟次曰楣室東南隅曰突西南隅曰奧屋宇也居處也第次第也宅擇也言擇吉處而營之也樓重屋也亦閣也土高曰臺齋謂于此平心養思而齋戒之也小閨謂之閤堂謂堂堂高顯貌軒廂也前曰軒後曰輕家亦居也室實也小曰室大曰厦亭人所



停集也閣大樓也四隅皆有欄楯可通行者房防也  
 防風雨燥濕也庭庭除也窩穴處也窖地藏也門戶  
 字象形兩扇曰門一扇曰戶又云在外曰門在內曰  
 戶門闔曰扉門限曰樞窓聽也助戶為明者也槩窓  
 之隙也窓之闊遠曰櫬楣檐也椽榱桷也柱主也廊  
 廡也四邊重簷也正寢東西偏曰廂梁屋之橫木也  
 楹即柱也棟極也欄遮也閭里門也與閭通廬舍也  
 在野曰廬階陛也厨貯也取藏蓄之義棚搭木為架  
 也明其等曰閼積其功曰閱店者殖貨之所也街者  
 通衢也橋水梁也梁石橋也楚人謂橋為圮井以不

變為義也竈創也創造食物也厠穢所也滍水溝也  
 以陶瓦為之取流通不滯之義有曰沛者蓋地上水  
 少於山上置閘蓄水遇旱開灌田取沛然之義

初學記釋名曰宅擇也言擇吉處而營之也周禮載  
 師凡任地國宅無征鄭眾注云國宅城中宅無征無稅也尉繚子曰天

子宅千畝諸侯百畝大夫以下里舍九畝宅亦曰第  
 言有甲乙之次第也漢書曰高祖詔列侯食邑者皆賜大第室更二千石受小第室

一曰出不由里門面大道者名曰第爵雖列侯食邑  
 不滿萬戶不得作第其舍在里中皆不稱第見魏王奏事

漢書曰夏侯嬰以太僕事惠帝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間乃賜嬰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



張放以公主子取皇后弟平恩侯嘉女成帝賜甲第  
哀帝為董賢起大第北闕下 東觀漢記曰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相與並代自祖及孫官府邸宅相望 漢紀曰梁冀於洛陽城內起甲第 魏志云明帝特為舅孫甄暢起大第 此第宅之事 舍 晉紀曰琅邪王道子開理東第

也

釋常談好宅謂之甲第甲者首也漢書平恩侯許伯入新宅孟寬饒訪之入門仰視而嘆曰富貴無常如此甲第所閱甚多忽即易主

雋言胡建傳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師古曰甲舍即甲第謂公主之宅

名義考漢高詔列侯食邑者皆賜大第室孟康曰有

甲乙次第故曰第第非室也初學記出不由里門面大道者名曰第爵雖列侯食邑不滿萬戶者不得作第第非通稱也武帝為霍光治第遂以第為室羊祜與從子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第遂以第為通稱田蚡治宅甲諸第遂有甲第之稱漢設甲乙科射策中者謂之高第亦謂之甲第隋唐以來進士諸科又有及第之目是科目亦謂之甲第又物品高者謂之上第漢書四方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

困學紀聞張衡思玄賦匪仁里其焉宅今匪義迹其焉追注引論語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里宅皆



居也石林云以擇為宅則里猶宅也蓋古文云然今以宅為擇而謂里為所居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為正致堂云里居也居仁如里安仁者也天中記風俗通曰宅不西益俗說西者為上上益宅者妨家長也原其所以西益者禮記曰南向北向西方為上爾雅曰西南隅為之奧尊長之處也不西益者恐動搖之耳審西益有害增廣三面豈能獨吉乎

按家語哀公問東益宅不祥淮南子云西益宅不祥二說不同

名義考今人以正寢為堂燕寢為室殊非堂蓋正寢前露臺也玉篇堂土為屋基也爾雅古者為室自半

以前虛之謂之堂半以後實之謂之室是也白虎通天子之堂高九尺李斯傳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若以為正寢豈直高九尺三尺耶書曰若考作室既底法爾雅所謂為室也弗肯堂弗肯虛之也矧肯構弗肯實之也虛謂築土實為架木他如賈誼謂廉遠地則堂高袁盎謂千金之子坐不垂堂鄭泰謂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闕堂唐百官志諸校列坐堂皇皆以前虛者為堂也

玉海古者為堂自半以前虛之謂堂半已後實之為室堂者當也謂當正向陽之屋



癸辛雜識說築傅崑自離騷也有說操築於傅崑今武丁用而不疑雖與伊尹割烹要湯同一疑然未有以徵其實不然近蔡氏書傳云築居也猶今言卜築不知何所据

鶴山雅言素問人以為黃帝但其中如云醉以入房等語決非黃帝時語今以六經考之有門有唐有階有陳有督有垂有塾有阼有簾其中為堂為室堂室各半大率堂之西北一半為室室兩夾為房乃祭祀享賓之所非人燕休之地若謂房為婦人所處則後世語也

刊謬正俗舍字訓止訓息人之舍屋及星辰次舍其義皆同論語云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止息耳莊周云百舍重趼謂在道多止息耳今人皆不言舍盡改音捨違義借讀於理僻謬

演繁露孟子之滕館於上宮趙岐曰上宮樓也孟子舍止賓客所館之樓上也詩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漢陳皇后雖廢供奉如法長門無異上宮也秣林伐山夏日供帳飲食處曰冰厨見越絕書闔廬庖所也

學齋咕哩詩夏屋渠渠注夏屋大具也渠渠勤勤也



棟宇篇 卷七  
言於我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狀初不指屋  
宇也經言夏屋惟此而已至揚子雲法言乃云震風  
凌雨後知夏屋之爲帡幪也則誤以爲屋宇矣蓋由  
漢人言廣夏大夏已差忒矣

丹鉛錄詩夏屋渠渠古注屋具也字書屋大俎也今  
以爲屋居非也禮周以房俎魯頌籩豆大房注大房  
玉飾俎其制足間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然故  
曰房俎也以夏屋爲居以房俎爲房室可乎又禮童  
子幘無屋亦謂童子戴屋而行可乎

稗言詩夏屋渠渠朱子注云夏大也渠渠深廣貌群  
玉云夏屋古注大俎食具作巨室用非丹鉛錄亦云  
愚謂夏屋固大俎狀楚詞云夏屋廣大沙堂秀陸士  
衡連珠篇云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傾豈可亦以  
爲大俎乎要是兩解俱通未可專以大屋爲非也  
困學紀聞夏屋渠渠箋云設禮食大具其意勤勤正  
義王肅云大屋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  
文選靈光殿賦注引七依作遽檀弓見若覆夏屋者  
矣注夏屋今之門廡其形旁廣而卑正義殷人以來  
始屋四阿夏家之屋惟兩下而已無四阿如漢之門  
廡鄭康成於詩禮注異如此



困學紀聞秦詩在其板屋西戎地寒故以板爲屋張  
宣公南嶽唱酬序云方廣寺皆板屋問老宿云用瓦  
輒爲冰雪凍裂自此如高臺上封皆狀漢地里志天  
水隴西民以板爲屋以南嶽觀之非獨西陲也

演繁露春秋莊公丹威宮楹非禮也在禮楹天子丹  
諸侯黝堊大夫蒼土黻黻黃色也案此卽自士以上  
屋楹方許循等級用采色庶人則不許夫是以謂爲  
白屋也後世諸王皆朱其邸今世凡官寺皆施朱存  
古也南史有隱士多遊王門或譏之答曰諸君以爲  
朱門貧道如遊蓬戶又主父偃曰士或起白屋而致

三公顏師古曰以白茅覆屋非也古者宮室有度官  
不及數則屋室皆露本材不容僭施采畫是爲白屋  
也故山棗藻梲丹楹刻桷以諸侯大夫而越等用之  
猶見譏誚則庶人之家其屋安得不白也白茅覆屋  
古無其傳也後世諸侯王及達官所居之屋皆飾以  
朱故旣曰朱門又曰朱邸也言朱以別於白也鹽鐵  
論文學譏漢俗奢僭曰雖白屋草廬歌謳鼓琴日給  
月殫朝樂暮戚

名義考白屋以白茅覆屋也衡門橫一木爲門也崑  
穴之士其居如此



丹鉛錄說文廬寄舍也秋冬去春夏居蓋古者一夫五畝之宅二畝半在邑城中之奠居二畝半在田埜外之寄居詩云中田有廬是也周官凡國十里有廬則賓客寄舍也三年之喪倚廬則門中之外室也北狄穹廬則逐水草無定居之羶室也考工記秦無廬謂矛戟柄竹櫜秘其音轉作廬而字作廬云

按張晏注漢書

直宿所止曰廬

稅林伐山晉書隱逸傳云徵聘之禮賁于適軸玉帛之贄委於圭衡謂圭竇衡門圭或从穴作室

丹鉛錄晉書儒林傳賈清貞守道抗志柴門詩人多

用柴門字原出於此漢書漢中之俗蓬戶柴門食必兼肉

丹鉛錄今人名草亭曰團標未見出處按北齊書神武帝徙并州抵邑人龐氏團焦中團焦團標也

今按標音

瓢

丹鉛錄莊子注蘧蔭竹席今蘆蔭也按三國吳安東將軍徐盛植木衣葦為疑城假樓注以蘆蔭遮其外蓋今俗名蘆箔也蔭芳未切

名義考通俗文柴垣曰柶木垣曰柶南土悉以竹為之斜織者謂之巴飛柶柶本作籬釋名以柴為之疎



離離狀爾雅樊藩也郭璞云藩籬也

同 柵籬

貢父詩話宋次道次西都詩以野狐落落對五鳳樓言野狐落落唐人名宮人所聚也

闌言長語詩詞中有院落籬落村落部落落落居也唐

宮中巷有野狐落落亦居也又有碧落勾踐戰敵卒

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遂者道也干是水灣之高地

江干河干是也左思天都賦云長干延屬金陵名長

干落干二字實字也史云踰隱以待之隱短墻也與

埒同

丹鉛錄唐制妓女所居曰坊曲北里志有南曲北曲

如今之南院北院也宋陳敬叟詞窈窕青門紫曲周

美成詞小曲幽坊月暗又惜惜坊曲人家近刻草堂

詩餘改作坊陌非也謝臯羽天池間集載孟綆南京

詩云惜惜坊曲傍深春○說略今稱妓居猶曰曲中

丹鉛錄虎落若今竹虎以竹篾相連遮落之

丹鉛錄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

長一百五十步勾欄甚嚴飾勾欄之名始見此王建

宮詞風簾水殿壓芙蓉四面勾欄在水中李義山詩

簾輕幕重金勾欄李長吉詩蟬蛄吊月鈎闌下字又

作鈎宋世以來名教坊曰勾欄按古今注漢成帝顧成廟有三玉鼎二真



金鑪槐樹悉為扶老拘攔  
盡飛雲龍角虛於其上

閱耕餘錄魏略焦先楊沛並作瓜牛廬裴松之以為  
瓜當作蝸園舍形如蝸牛也按本草蛞蝓一名陵蠡  
一名土蝸一名附蝸一名蠡牛亦曰瓜牛松之未及  
考耳非字之誤

筠軒釋略魯人夜逃行路望田中有大宅遂叩門求  
宿婦人延入設酒至醉寢明且視之身在田塍上傍  
有一螺大如斗心甚惡之因吐出皆泥也今人因此  
自謙其居為蝸舍也又魏隱者焦先作舍形如蝸牛  
稱蝸牛廬

柘林伐山戴延之西征記函道道如封函也荀子云  
局室蘆簾局室室如碁局也

困學紀聞殷芸小說蔡司徒說在洛見陸機兄弟住  
參佐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東坡詩  
自甘茆屋老三間簡齋詩士龍同此屋三間又云士  
衡去國三間屋

演繁露東坡詩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南史劉義  
真傳贊曰善乎龐公之言比之周公管蔡若處茅屋  
之內宜無放殺之酷

輟耕錄陳衆仲先生嘗題樂全堂有能守不成三瓦



戒之句人多不知所出按史記龜策傳云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瓦而陳之注陳猶居也

困學紀聞周禮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耒注云鋤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於此合耦使相佐助疏謂漢時在街置室檢彈一里之民金石錄有中平二年正月都鄉正街彈碑在昆陽城中趙明誠失於攷禮注而酈氏注水經洪氏隸釋皆以街為衛又誤矣漢食貨志言古制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隣長坐於左塾畢出狀後歸夕亦如之里胥之塾其即里宰所謂鋤者歟

金石錄跋昆陽城中漢街彈碑不知街彈為何語按

周禮鄭注云蓋周名鋤漢名街彈之室今之申明

亭也

留青日札鄭玄云鋤者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蓋鋤取鋤強之義彈則在朝曰彈文在野曰褒彈評彈是也漢曰里宰曰亭長即今之里長申明亭更舖一名冷舖即街之彈室也

丹鉛錄說文引孟子七十而鋤周禮以歲時合耦于鋤以治稼穡鄭司農曰鋤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鋤音助又周禮以興鋤利甿謂起人民令相佐助又



齊民要術引諺云濕耕澤鋤不如歸去

能改齋漫錄今世所在市井有寄附舖唐世已然矣

按唐異聞集薛防作霍小玉傳有云大理中寄附舖

侯景家

資暇錄肆有以筐以筥或倚或垂鱗其物以鬻者曰

星貨舖言其列貨叢雜如星之繁今俗呼為星火舖

誤也

唾玉集光祿大夫門外則施行馬闌闌顏延之二云闌

闌市巷門也

古今注闌闌闌者市墻也闌者市門也

雋言相如傳令文君當盧師古曰賣酒之處累土為

盧以居酒瓮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形如鍛家盧故取

名耳俗學謂當盧為對温酒火盧失其義矣食貨志

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均率開盧以賣

中華古今注肆者所以陳貨鬻之物也店者所以置

貨鬻之物也

臆乘胡建傳時監軍御史為姦北軍穿垣以為賈區

師古曰坐賣曰賈為賣物之區也小室之名若今小

菴屋之類衛士之屋謂之區廬宿衛宮衛士稱為區

士



丹鉛錄王莽傳有里區謁舍之語蓋不宿客之舍為

里區宿客之舍為謁舍

按如淳注居處所在為區謁舍者今之客舍也

丹鉛錄穹廬一作弓間鄒誕生云以瓊為廬若穹然

北齊斛律光歌天似穹廬罩四埜

文昌雜錄北虜謂住坐處曰捺鉢四時皆狀如春捺

鉢之類是也不曉其義近者彼國中書舍人王師儒

來修祭奠余充接伴使因以問師儒荅云是契丹家

語猶言行在也

藝林彙考棟宇篇卷之七

藝林彙考棟宇篇卷之八

吳江沈自南畱侯輯

廡序類

釋名大屋曰廡廡無也并冀謂之房屋之正大者也

演繁露舜遊崑廊李試義訓曰屋垂謂之宇宇下謂

之廡步檐謂之廊峻廊謂之崑漢宣帝選六郡良家

子便弓馬者為羽林郎一名崑郎言其禦侮崑除之

下注曰後漢志曰言從遊獵還宿殿下室中故號崑

郎

丹鉛錄漢書游於崑郎魏鍾繇表廟郎郎當作廊而



皆省作郎者上廕下下承上也如鳳凰同書省下作  
皇鸚鵡聯文省下作武若單書則不可也石鼓文旭  
日杲杲但於旭下作二點借旭之日爲下字也秦刻  
亦有此例

宛委餘編用修云漢書遊於崑郎鍾繇表廟郎郎當  
作廊而皆省作郎者上廕下下承上也此却不然龜  
筴傳紂爲象郎豈亦下承上乎蓋古文通用耳

埜客叢書周昌傳呂后側耳於東箱聽司馬相如傳  
青龍蚘蠕於東箱金日磾傳莽何羅腹刃從東箱上  
鼃錯傳錯趨避東箱東方朔傳翁主起之東箱前漢

書稱東箱率多用竹頭顏師古注謂正寢之東西室  
皆曰箱如箱篋之形爾雅及其他書東西箱字竝從  
广頭謂廊廡也其實一義但所書異耳埤蒼云箱序  
也亦作廂東廂字見禮記 學齋咕嗶曰師古說得  
之今世誤作東廂西廂皆非是

留青日札西廂卽西清今人家廂房清僻處也漢書  
鼃錯趨避東箱蓋箱與廂通今國子監亦有東廂等  
名東榮東翼也南榮南除南庭也東除中唐

雋言子虛賦象輿婉蟬于西清師古曰西清者西廂  
清靜之處也



雋言相如傳居列東第師古注東第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夏侯嬰傳賜嬰北第一注北第者近北闕之第嬰最第一也平王后傳迎皇后于安漢公第宮注本自莽第以皇后在是因呼為宮

丹鉛錄漢世有東第所謂爵為通侯列居東第是也有西第馬融作大將軍西第頌是也有北第賜夏侯嬰北第第一是也獨無南第避南面之故歟

容齋隨筆班史灌夫傳坐乃起更衣顏注更改也凡久坐者皆起更衣以其寒煖或變也田延年起至更衣顏注古者延賓必有更衣之處衛皇后傳帝起更衣

衣子夫侍尚衣

雋言霍光傳祠閣室中如淳曰城門閣室閣道之有室者竇嬰傳陳廊廡下師古曰廊堂下周室也廡門屋也音侮

天中記釋名大屋曰廡廡幪也幪覆也并冀人謂之房房正也屋之正大者也又屋奧也其中溫奧也通俗文客堂曰房

夢溪筆談今人多謂廊屋為廡按廣雅堂下曰廡蓋堂下屋簷所覆處故曰立於廡下凡屋基皆謂之堂廊簷之下亦得謂之廡但廡非廊耳至如今人謂兩



廊爲東西序亦非也序乃堂上東西壁在室之外者序之外謂之榮榮屋翼也今之兩徘徊又謂之兩厦四柱屋則謂之東西雷今謂之金廂道者是也

演繁露五祀有中雷左氏三進及雷通典曰古者穴居故名室曰雷許叔重說文曰屋水流也以今人家準之則堂中有天井處也許說誠確雷力救切

席上腐談古之承雷以木爲之用行水卽今之承落也

雋言宣帝紀金芝產于函德殿銅池中師古曰銅池承雷也以銅爲之

三餘贅筆浙中人家水溝多用陶瓦爲之如竈突狀名之曰淫取其流通不壅滯也此地少水人家多於山上置閘蓄水遇旱歲開以灌田名之曰沛取沛然之義也

刊謬正俗伯兮篇云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毛傳云背北堂也謂於堂北種之以忘憂耳而陸士衡詩云焉得忘憂草言樹背與襟便謂身體前後種之此亦誤也

代醉編焦弱侯曰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嵇康養生論合歡蠲忿諼草忘憂以其忘故名爲諼諼忘也



背堂北也陸士衡詩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忘歸  
悞認背字亦悞愚謂諼忘也忘字虛不作如今之諼  
草言焉得善忘之草樹之而忘我憂乎言忘則憂亦  
在所忘之中耳士衡加一歸字正得詩人之意俱作  
虛字看而以歸別於憂耳背北堂也則面南庭除亦  
可作襟如襟江帶湖皆是假借字眼若是焦說則樹  
背爲背上樹襟爲臂前如莊子柳生左肘可爲一笑  
羅願曰安得諼草言樹之背諼忘也言安得易忘之  
草樹之北堂使我覩之而忘憂也然世豈有此物也  
哉蓋亦極言其情說者因萱音之與諼同也遂命萱

以爲忘憂之草此亦諸儒附會之語也此說極有味  
使以諼爲萱草也則樹之何難而云安得耶

鶴山雅言爲人子者居不主與朱文公曰古人室在  
東南隅開門東北隅爲突西北隅爲屋漏西南隅爲  
與人纔進便先見東北隅却到西北隅然後到西南  
隅此是至深密之地

餘冬序錄古人居屋西南隅曰奧東正南隅曰竈王  
孫賈之問是相對而言耳又按孔子讀春秋老聃據  
竈觚而聽之是賓位也古人穴地爲竈故席地可馮  
其觚今人謂竈東廚尚存其旨



適旃璵言古人宮室門東偏向故為西南為奧西北曰屋漏不愧屋漏猶曰不愧暗室也則其制可知矣故祀禮以西為尊南向為昭北向為穆今制門中開西南非奧則不尊矣猶襲尚右不反卑耶今東西相向猶稱昭穆不失其序耳而非其義也

楊公筆錄西北隅謂之屋漏禮每有新死輒取屋之西北隅薪以爨竈煮沐以供喪用時若值雨則漏遂以名之也

稅林伐山詩抑之篇曰尚不愧於屋漏鄭箋曰屋小帳也疏引周禮天官冢人職掌帷冢幄帟注云帷冢

以布幄帟以繪帷冢是大帳幄帟為小帳禮之用帷冢者皆於墊張之以代宮室其宮內不張冢也幄則室內亦有之今按鄭玄解屋為小帳蓋以屋為幄也史記運籌帷帳之中或作帷幄帳與幄一物也又冢即幕也易井收勿幕吳氏纂言音冢是也軍行之制將於墊次設幕發令犒士臨之詩人所詠清油幕也其隱奧深居曰帳密謀秘議臨之所謂玉帳虎帳是也

桐薪今官人公解正堂前有篋樓三間獄囚於此對簿俗稱為撲水廳陸氏筆記云蔡京賜第宏敞至無



設床處惟撲水少低間架亦狹乃卽撲水下作臥室  
狀則自宋以來有是名矣

戒菴漫筆今人大廳五間之前重置屋者俗名五廳  
三泊暑謂可障蔽炎熱也夷堅志作撲水撲風板又  
作屋翼剝風板或又作僕處謂廳上待客童僕供待  
宜列于此耳

能改齋漫錄今之屋翼謂之傳風見儀禮士冠禮篇  
云直於東榮鄭氏注云榮屋翼也唐賈公彥疏曰榮  
屋翼也者卽今之傳風又雲榮在屋疎兩頭與屋爲  
翼若鳥之有翼故斯干詩美宣王之室云如鳥斯革  
如翼斯飛與屋爲榮故云榮也

夢溪筆譚予見人爲文章多言前榮榮者夏屋東西  
序之外屋翼也謂之東榮西榮四注屋則謂之東雷  
西雷未知前榮安在

藝苑雌黃按筆談言士人文章中多言前榮屋翼謂  
之榮東西注屋則有之未知前榮安在予嘗觀韓退  
之示兒詩前榮饌賓親冠之所果如存中之言則退  
之亦誤矣又考王元長曲水詩序云負朝陽而抗殿  
跨靈沼而浮榮五臣注則以榮爲屋檐檐一名摘一  
名字卽屋之四乘也又謂之楣集韻云屋栒之兩頭



起者爲榮其謂之翼則言欄宇之張如翬斯飛耳故  
禮記言洗當東榮又言升自東榮降自北西榮上林  
賦云偃佺之徒暴于南榮則所謂榮者東西南北皆  
有之矣故李華含元殿賦又有風交四榮之說由是  
而言則沈氏筆談未爲確論 按甘泉賦列宿施于  
上榮師古曰榮屋翼也子虛賦暴于南榮郭璞曰榮  
屋南檐也

留青日札步檐漢相如賦步欄周流唐朱子奢幽州  
昭仁寺碑步欄拖虹霓之色顏魯公太尉文貞宋公  
碑嘗于光範門內坐步檐中簡文帝秋夜詩檐重月

沒早晉夏侯湛秋夕哀詩尋修廡之飛檐覽明月之  
流光謝希逸宣貴妃詠巡欄而臨蕙路杜甫詩步檐  
倚杖看牛斗今俗本作步蟾夫以月而爲步蟾則又  
易之踏兔走蟾可乎蓋步檐以混成而言如今之飛  
檐步廊也屋之半間亦曰一步

丹鉛錄杜詩步檐倚杖看牛斗檐卽今簷字也蓋用  
相如上林賦步檐周流之語俗子不知古字乃改檐  
爲蟾且上句有新月猶懸而此又云步蟾太重複况  
步蟾乃時俗舉子坊牌腐語杜公語寧有此惡字面  
耶



丹鉛錄古者堂之前無階惟左右設兩階為賓階左為阼階天子之尊亦惟兩階書曰舞干羽於兩階是也天子立於阼階而以賓禮延其臣易曰利用賓于王是也天地所以交泰也至秦中為甬道亢狀自尊天地不交而為否矣今佛寺道觀猶存古制

名義考王幼學謂納陛為從中階而升孟康謂鑿殿基際為陛二說皆非顏師古曰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故納之於雷下如今官府升堂有自檐而升者有自階而升者納陛亦自檐之意故曰納之雷下

雷音溜

夢溪筆談嘗有人自負才名後為進士狀首揚歷貴

近曾謫官知海州有筆工善畫水召使畫便廳掩障自為之記自書於壁間後人以其時名至今嚴護之其間叙畫水因曰設於廳事以代反坫人莫不怪之予竊意其心以謂邦君屏塞門管氏亦屏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其文相屬故謬以屏為反坫耳

華陽博議筆談

云

按反坫出論語不應疎陋至此

宋黃東發云反坫鄭注為坫在兩楹之間反爵其上坫字從土而云在兩楹間豈常設耶按郊特牲旅氏反坫內則曰士於坫明堂位曰反坫出尊崇坫康圭



士虞禮僎于西坫上則累土而爲之皆可名坫而坫亦有高卑東西之不同非必反爵之處也鄭氏以坫之反異於經文矣汲冢書曰回阿反坫注曰外向室也反主坫言非主爵言也據禮記反坫與臺門相連汲冢書反坫與回阿相連論語反坫與樹塞門相連恐均爲宮室僭侈之事若東發之言蓋亦以反坫爲屏障之類筆談所載某人見或同此存中持論多覈朕未免有輕發者茲類是也

**演繁露**論語反坫也者乃是藉爵之器兩邦君酬酢飲已而反置爵其上是名爲坫也沈存中記國初人有用反坫爲屏者沈以爲誤爲其下文又有塞門塞門屏也不應重以屏出也案許氏說文云坫屏也不知許氏別有據否亦恐許誤

**丹鉛錄**爾雅曰坭謂之坫注坭堂隅坫埽疏坫者堂角也一名坭又曰坫名見於經傳者有三禮明堂位反坫出尊崇坫康圭及論語邦君爲兩君之好會有反坫此二者在兩楹之間以土爲之非經所謂也案既夕禮云設於東堂下順齊于坫士冠禮云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執以待于南坫南列此經所謂也鄭注云坫在堂角朕則堂之東北角爲東坫西南角爲



西坫故郭云在堂隅坫端也說文坫屏也坫垣也引詩乘彼坫垣諸經音義坫古文店字陳祥道禮書曰坫者以土爲之記曰反坫出尊語曰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此反爵之坫也記曰崇坫康圭此奠玉之坫也記又曰士於坫一此度食之坫也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執以待於西坫南大射將射工遷于下東坫之東南士喪禮牀第夷衾饌于西坫南旣夕禮設枌于東堂下南頌齊于坫此堂隅之坫也蓋兩君相見于廟尊于兩楹之間而反爵之坫出于尊南故曰出尊鄉飲酒是卿大夫禮尊於房戶間燕禮燕其臣尊於東楹之西皆無坫特兩君相見尊於兩楹間有坫管仲之反坫故孔子譏之又於其南爲之崇坫以安玉焉故曰康圭度食之坫在房堂隅之坫坫在北陳爾雅曰坫謂之坫郭璞曰坫端也此堂北隅之坫也鄉飲鄉射燕禮皆奠爵于篚則反爵于奠坫特兩君相好之禮也聘禮公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賓出公側受罍玉而不康之于坫蓋亦兩君相見之禮也鄭康成解康爲亢非也按陳氏說坫義爲詳惟失引汲冢書回阿反坫此外向之坫也

緇素雜記蘇鶚演義云蚩者海獸也漢武帝作柏梁



殿有上疏者云蚩尾水之精能辟火災可置之堂殿  
今人多作鴟字顏之推亦作此鴟劉孝孫始作此蚩  
尾是水獸作蚩尤是也蚩尤銅頭鐵額牛角牛耳獸  
之形也作鴟鳶字恐無意義古老傳云蚩聳尾出于  
頭上遂謂之蚩尾

名義考倦游錄漢以宮殿多火災術士言天上有魚  
尾星爲其象於屋以禳之類要曰東海有魚似鴟噴  
浪卽降雨唐以來設其象於屋脊蘇氏演義蚩海獸  
也漢武作柏梁殿以蚩尾水之精能却火災因置其  
象於上倦游錄所謂魚尾卽蚩尾類要所謂有魚似

鴟亦卽蚩譌爲鴟也菽園雜記螭吻形似獸立於屋  
角上又譌爲螭又云螭蚺似龍鼈魚亦似龍皆立於  
屋上者今殿庭曰吻衙舍曰獸頭大抵皆蚩也殿庭  
爲龍形衙舍爲獸形或爲魚形以別于宮殿皆以意  
爲之非其本則然也

蚩音笞

留青日札唐之屋舍王公以下不得施重拱藻井非  
常叅官不得造抽心舍及施懸魚瓦獸乳梁五品以  
上許作烏頭大門宋之檉栒卽官府門首拒馬又子  
也鴟尾屋脊兩頭吻獸也拒鵲者瓦獸上鐵叉也  
稗言淳化帖云旣移屋近西牆微援裡地成大寬緩



裡起小三架如步廊政可一丈梁得使二家通出入  
作門閣也按文選謝靈運田南樹園激流植援註樹  
立也引流水種木為援也援衛也藉微援謂以藉微  
為援即今人結牆微為屏也微不從草蒙上文耳

談苑砌臺即今擦臺也王侯家多作砌臺以為林觀  
之景唐張仲素詩云寫望臨香閣登高下砌臺林間  
見青使意上賜錢來即知唐末有之太祖胡天王都  
尉王審琦家其子曰承裕幼時其父戲補砌臺使天中

記仲素字繪之建封子也孔帖作仲封誤

丹鉛錄蔡衡仲舉温庭筠華清宮詩澁浪浮瓊砌晴

陽上綵旂之句曰澁浪何語也予曰子不觀營造法  
式乎宮墻基自地上一丈餘壘石凹入如崖隙狀謂  
之壘澁石多作水紋謂之澁浪

丹鉛錄呂温地志圖序粉散百川黛凝羣山亦如今  
地里圖黃為川紅為路青為山也今府治廳事多畫  
此

秣林伐山楊惠之塑佛壁為天下第一郭熙見之又  
出新意遂令巧者不泥掌今云泥抹止以手搶泥或凹或

凸乾則以墨隨其形跡暈成峰巒林谷加之樓閣人  
物宛狀天成謂之影壁今衙門屏墻亦曰影壁



輟耕錄今人家正門適當巷陌橋道之衝則立一小石將軍或植一小石碑鐫其上曰石敢當以厭禳之按西漢史游急就章云石敢當顏師古注曰衛有石磻石買石惡鄭有石制皆為石氏周有石速齊有石之紛如其後以命族敢當所向無敵也據所說則世之用此亦欲以為保障之意

禳之旨

繼古藁編云以寓厭

刊謬正俗如淳漢書音義曰舊亭傳於四角面百步築土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而出名曰桓郡縣所都夾兩邊各一桓陳留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也說文云桓是亭郵表也東京賦云迄于上林結徒為營叙和樹表司鐸授征叙比也軍之正門為和樹表設牙形以表之

藝林彙考棟宇篇卷之八



藝林彙考棟宇篇卷之九

吳江沈自南留侯輯

梁欂類

釋名桶确也或謂之椽或謂之椳

丹鉛錄餘音繞梁欂三日不絕欂或作麗莊子梁麗可以衝城殷敬順曰阜梁也

兼明書靈光殿賦曰雲粲藻椽臣向曰粲梁上柱椽

义手也明曰按爾雅釋宮云栴謂之粲郭璞曰構櫨

也構音皮碧反構柱頭也櫨斗也又云宋留謂之梁其上

楹謂之椽郭璞云侏儒柱也臣向不依爾雅之文臆



爲其說且上文枝穿扚扚而邪據周翰曰枝穿梁上交木交卽义手也何得更以椳爲义手違經背義乖謬之甚

原始周立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元重廊重常復格藻椳移旅盈忬常畫內階玄陛堤塘山厝應門庫臺玄間又以黑石爲門限按四下曰阿外向室曰坫重元累棟也重廊累屋也重常累係也復格三樛也藻椳梁上柱也承屋曰移旅忬藻井之飾也宮廟陛臺修飾之制詳見於此

演繁露王盈孫傳僖宗還蜀議立太廟盈孫議曰故廟十一室二十三楹楹十一梁垣墉廣袤稱之禮記兩楹知其爲兩柱之間矣然楹者柱也自其奠廟之所而言兩楹則間于廟兩柱之中於義易曉後人記屋室以若干楹言之其將通數一柱爲一楹耶抑以柱之一列爲一楹也

演繁露元祐初程頤議更立太學先言三舍每齋須屋七楹其後又言七間爲一齋學制所詰問頤前後所須間架不同頤曰所稱齋七楹卽是七間別無間架不同不知此時何人主學制所殊可笑也楹柱也



詩言旅楹卽槩言衆柱耳孔子夢奠兩楹卽是在兩柱之間世謂屋若干間者取兩柱夾覆之中故曰一間今文士記屋亦皆相承以幾楹爲幾間蓋取柱之一列言之則無礙或析而言之以一間爲一楹一楹安得立屋此正所謂因文害事也唐王盈孫傳僖宗還蜀議立太廟盈孫議曰故廟十一室二十三楹楹十一梁是排立十一室無室爲屋間二其東西屋盡處別須植柱二列故十一室而二十三楹者以一系列爲一楹也二十三楹而梁才居十一者從南面計眎亦以梁列數之故每室才云一梁也

雋言五行志童謠曰木木倉琅根爲宮門銅鍤師古曰門之鋪首及銅鍤也銅鍤青故曰倉琅鋪首銜環故謂之根

演繁露風俗通義門戶鋪首首公輸班見水中螽引閉其戶終不可開遂象之立於門戶案今門上排立而突起者公輸班所飾之螽也義訓曰門飾金謂之鋪鋪謂之鑿鑿音歐今俗謂之浮漚釘也案此漚者水上浮漚狀亦類螽也南史人借雀以行嘲謔曰誰家屋門頭鋪首浪游逸

輟耕錄今人家窓戶設鉸具或鐵或銅名曰環紐卽



古金鋪之遺意北方謂之屈戍其稱甚古梁簡文詩織成屏風金屈戍李商隱詩鎖香金屈戍李賀詩屈膝銅鋪鎖阿甄屈膝當是屈戍

留青日札屈膝說者以爲卽鋪管非也蓋旣言屈膝又言銅鋪則非一物明矣余謂卽今之蝴蝶扇鉸也可以屈伸摺疊故可用之屏風也一名倉琅根漢書曰宮門銅緩也

留青日札西都賦排玉戶而颺金鋪蜀都賦金鋪交映長門賦擠玉戶而撼金鋪沈佺期詩舞閣金鋪借日懸李賀詩月綴金鋪光脉脉鋪古器名簠方鋪圓乃禮器也舞賦鋪首炳以焜煌注門扇鎖處也漢門有鋪首正象其圓形蓋三代已有之

說梏李元平樂觀賦曰過洞庭之輔闔歷金環之華鋪金鋪又作華鋪矣

戲取屈戍亦名屈郟曾見古金屈戍長可尺餘廣象楣棧小殺鏤獸形若饕餮狀絕細巧銜雙環意卽古之金鋪耶梁簡文詩織成屏風金屈戍李商隱詩鎖香金屈戍杜牧勤政樓詩惟有紫苔偏稱意年年因雨上金鋪一物而異名至屈戍之稱則自李賀詩中見耳西漢書元壽元年孝元殿門銅龜虵鋪首鳴鋪



言卽金鋪也及讀宋人小說謂般輸見水中蠡引閉其戶終不可開遂象之立于門戶今門上排立而突起者般輸所飾之蠡也據漢書則鋪首作龜虵之形似不專於蠡矣

留青日札楊炯青苔賦曰暗瓊鋪謂扉上有金玉龍獸以銜環者我朝公侯一二品門用獸面擺錫環三品至五品惟擺錫環六品至九品用鐵環

嬾真子杜牧之華萼樓詩云千秋佳節名空在承露絲囊世已無唯有紫苔偏稱意年年因得上金鋪金鋪出甘泉賦云排玉戶而颺金鋪注云金鋪門首也

言風之所至排門揚鋪擊鼓緩鈕蓋此樓久無人登而苔蘚生其門上矣漢以金盤承露而唐以絲囊絲囊可以承乎此不可解

枕林伐山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屬鸞鴟吻之類也椒圖其形似螺螄性好閉故立於門上詞曲門迎駟馬車戶列八椒圖人皆不能曉今觀椒圖之名亦有出也見菽園雜記又按尸子云法螺蚌而閉戶後漢書禮儀志殷以水德王故以螺著門戶則椒圖之似螺形信矣菽園雜記詳見動物篇

丹鉛錄公輸子見羸出頭潛以足畫之羸引閉其戶



不可開因倣之設以門戶今以羸爲鋪首古遺制也  
文子聖人師蛛蝥而結網法蠡蠨而閉戶後漢禮儀  
志殷人水德以羸首慎其閉塞使如羸也

桃林伐山夏后氏金行初作葦茭言氣交也殷人水  
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爲梗  
言氣相更也莊子曰插葦於戶布人其下童子入不  
畏而鬼畏之是鬼之智不如童子也今人元日以葦  
插戶螺則今之門環也桃梗今之桃符也今按桃梗後漢書作更

桃林伐山唐韵搯音塔柱搯頭也今俗名護朽陸文

量菽園雜記引博物志蚘音貂其形似龍而小

性好立險故立於護朽上則護朽之名亦古矣菽園雜記

別見

丹鉛錄大戴禮明堂四戶八牖赤綴戶白綴牖楚辭  
網戶朱綴注綴緣也以朱緣其邊今日曰四映如古紫  
界墻青瑣闥之屬

夢溪筆談屋上覆椽古人謂之綺井亦曰藻井又謂  
之覆海今今文文中謂之闥八吳人謂之愚項唯宮  
室祠觀爲之

丹鉛錄綺井謂之闥八又曰藻井今俗曰天花板也



東野篇 卷九  
雋言趙后傳壁帶往往爲黃金釭服虔曰釭壁中之橫帶也晉灼曰以金環飾之也師古曰壁帶壁之橫木露出如帶者也于壁帶之中以金爲釭若車釭之形也釭音工流俗讀之音江非也

丹鉛錄陳後主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壁帶縣楣皆以沉檀爲之注壁帶壁中橫木縣楣橫木施於前後兩楹之間下不裝構如偏橋棧道之勢今人謂之掛楣古之殿閣今日曰閣板禮記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西都賦曰金釭銜壁

留青日札岑羲公主宅金榜重樓開夜扉武平一金

榜珠簾入夜開又岑有金榜瓊筵銀河玉漏武有金榜珠簾瓊筵銀箭沈佺期金榜扶丹掖李嶠黃金瑞榜絳河隈宗楚客玉樓銀榜枕嚴城杜子美曲江翠幕排銀榜劉夢得銀花懸院榜翠羽映簾條金榜銀榜乃俗字面金額金題銀額銀題爲少雅盧藏用飛羅半拂銀題影韋元旦旦僊榜承恩爭旣醒又顧昭暴卒見冥間金榜銀榜鐵榜見唐書榜亦作榜今牌扁也  
詢芻錄結屋枋湊合處必有牡牝筍穴俗呼爲公牡筍是也



秣林伐山僧寺茗所曰茶寮寮小窓也

名義考漢書給事黃門之職日暮入對青瑣門孟康

曰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師古曰刻為連瑣文

而青塗也魏都賦皎皎白間離離小錢張說注白間

窓也以白塗之畫以錢文猶綺疏青瑣之類青瑣即

今門之有亮隔者刻鏤為連瑣文本注是白間即今

菱花窓隔文如列錢自生虛白非以白塗為錢文也

鏤音漏  
隔音格

客座贅語秦會之丞相第中牕上下及中一二眼作

方眼餘作疏櫺謂之太史牕此即今之柳葉櫺子也

俗又名為不了格

演繁露說文穿壁以木為交窓所以見日也向北出

牖也在墻曰牖在壁曰窓

雋言甘泉賦旋題玉英應劭曰題頭也榱椽之頭皆

以玉飾言其英華相燭也

雋言甘泉賦抗浮柱之飛榱師古注榱屋椽也子虛

賦仰艸椽而捫天注艸古攀字椽椽也音老藝文志

茅屋采椽注采柞木也字作採本從木以採為椽言

其質素也

雋言張敞傳得之殿屋重榱中蘇林曰榱椽也重榱



重栱中師古曰重栱即今之廊舍也一邊虛為兩夏者也輶音老蘇武傳扶輦下除師古曰除謂門屏之間

**雋言**天文志流星下燕萬載宮極東去李奇曰極屋梁也三輔間名為極或曰極棟也三輔間名棟為極延焉謂之堂前闌楯也 又朱雲傳雲攀殿檻師古曰檻軒前欄也

**雋言**史丹傳天子自臨軒檻上師古注軒檻闌版也甘泉賦據軫軒而周流今注軫軒謂前軒之軫軫者軒間小木軫字與櫺同

**雋言**袁盎傳百金之子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師古曰騎謂跨之耳非倚也

**侯鯖錄**欄楯王逸注云縱曰欄橫曰楯楯間子曰櫺欄楯殿上臨邊之飾亦以防人墜墮今人言鈎欄是也衍文沙門玄應撰

**名義考**階際木勾欄曰欄干亦作闌干眼眶亦曰闌干蓋闌干以橫斜為義勾欄木縱橫為之故曰闌干以木為之故字从木息夫躬傳涕泣流今萑蘭臣瓚曰萑蘭泣涕闌干也萑葦蘭香草躬誤當作渙瀾亦縱橫之意淚出于眼因謂眼眶為闌干曹植詩月落



參橫北斗闌干薛令之詩首蒨長闌干近孫太初詩  
山中芝草闌干長凡橫斜皆可言闌干

七修類稿闌杆有三義木之闌杆人人所知若曹植  
詩曰月落參橫北斗闌杆闌杆橫斜貌也又長恨歌  
曰玉容寂寞淚闌杆闌杆眼眶也故韻書有眼眶之

訓

演繁露漢法闌出謂以違禁之物越出邊禁之地也  
無籍而冒入宮殿則爲闌入謂其人身竊入宮禁之  
內也闌有遮攔之義古字多通用蘭闌攔皆一也攔  
檻之版爲蘭子虛賦云宛虹拖於楯軒注云楯軒之

蘭版也張平子西都賦曰伏櫺檻而俯聽薛綜曰櫺  
臺上欄也爲軒檻可以限隔高下故名之爲欄是皆  
闌干之闌也兵器在架曰蘭張衡賦曰武庫禁兵設  
在蘭錡李善引劉逵魏都賦注曰受它兵曰蘭受弓  
弩曰錡蓋以轄束兵器名之曰蘭也井上四立幹四  
出而相交亦名爲蘭言能遮限井口也聯木以邀遮  
禽獸爲闌上林之賦校獵也顏師古注曰校以木相  
貫穿總爲闌校遮止禽獸而獵取之也馬牛閑廐爲  
闌周官校人闌板以養馬故命之爲闌也納奴婢閑  
中而鬻賣之亦名爲闌賈誼傳賣僮納之閑中閑卽



闌也合數者而求其義則闌出闌入之理皆昭昭矣後世財利所在官專其入則命之爲權權者水上獨木之橋也言獨專此水禁塞它路如一木橋狀也夫以專取爲權則犯國禁而越出越入皆當爲闌矣資暇錄今園庭中藥欄欄卽藥藥卽欄猶言圍援非花藥之欄也有不悟者以爲藤架蔬圃堪作切對是不知其由垂之矣按漢宣帝詔曰池藥未御幸者假與貧民蘇林注云以竹繩連綿爲禁藥使人不得往來爾漢書闌入宮禁字多作草下闌則藥欄作藥蘭尤分明易悟也

埜客叢書李濟翁資暇集園庭中藥欄欄卽藥藥卽欄此說固是然考漢宣帝紀池籩未御幸者假與貧民非藥字又觀古人詩如梁庾肩吾曰向嶺分花徑隨堦轉藥欄唐李商隱曰水精眠夢是何人欄藥日高紅髮髯王維曰藥欄花徑衡門裏又曰新作藥欄成杜子美曰乘興還來看藥欄許渾曰竹院晝看筍藥欄春賣花又曰欄圍紅藥盛張籍曰借宅常欣事藥欄多作花藥之欄用也近見茗谿渙隱亦引籩爲證

復齋謾錄資暇集謂園庭中藥欄云云方悟子美詩



常苦沙崩損藥欄及乘興還來看藥欄之意

茗溪漁隱復齋乃承資暇集之誤引此以證子美詩

余以漢史宣帝紀考之地節二年詔曰池籞未御幸

者假與貧民蘇林云折竹以繩編綿連禁禦使人不

得往來律名爲禁禦李濟翁殊不細考乃以籞爲藥

遂穿鑿爲說復齋從而信之皆過矣且子美詩云藥

欄者直花藥之欄檻耳

丹鉛錄說文妄入宮掖曰闕徐鉉曰律所謂闕入也

通作闕漢成紀闕入上方掖門應劭曰無符傳妄入

宮曰闕西域傳闕出不禁又加草作蘭列子牢有蘭

子張湛注曰凡物不知生之主曰蘭殷敬順曰史記

無符傳出入謂之蘭此蘭子亦謂以技妄遊義與蘭

同或又加木作欄李正巳曰園庭中藥欄藥音義與

籞同說文禁苑也藥卽欄欄卽藥非花藥之欄也漢

宣帝藥未幸者假與貧民杜子美詩乘興還來看藥

欄王維詩藥欄花徑衡門裏皆貪新麗而理不通者

也今或加手作欄官府文移曰巡欄曰花欄票是也

以今花欄比古語藥欄語意益明若以藥欄爲芍藥

之欄則今之花欄乃花蓋之欄可乎  
名義考褚記室世言金井梧飄以葉上有金井字非



井也唐人謂井欄爲銀床潘平田之說不知何據葉上恐亦無字今人家鑿井有置鉛錫其下者蓋青金也或以此得名銀床亦非欄蓋轆轤架也廣韻轆井轆圓轉木也用以汲水喪大記以紉繞碑間之鹿盧南人謂之油葫蘆北人謂之滑車曰銀者對金而言或其色白也李白詩絡緯秋啼金井欄亦是指井蘇軾露帳銀床初破睡誤以銀床爲偃息之具也

戲瑕銀床井欄也古樂府淮南王篇有後園鑿井銀作床金餅素綆汲寒漿而唐令狐詩玉箸千行落銀床一半空直用作思婦空床故事不舛之甚乎按元人小說載嘉祐中河濱漁人網得小石碑題云雨滴空階曉無心換夕香井梧花落盡一半在銀床其詩不類唐以後人

名義考漢書武帝立井幹之樓楊子重黎篇或問茅焦歷井幹之死按井幹井上木欄其形四角或八角師古曰積木而高於樓若井幹之形司馬曰始皇殺諫者二十七人積之闕下如井幹之狀彈雅井幹通稱金井欄又曰銀床

藝林彙考棟宇篇卷之九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藝林彙考棟宇篇卷之十

吳江沈自南留侯輯

溝塗類

釋名圖以草作之井一有水一無水曰廁沟

中華古今注長安御溝謂之楊溝植高楊於其上也

一曰羊溝謂羊喜舐觸垣墻故為溝以隔之故曰羊

溝亦曰禁溝引終南山水從宮內過所謂御溝

丹鉛錄荀子入其央瀆注中瀆也今人家出水溝則

如今稱出水竇曰央溝亦有本也太平御覽引莊子

逸篇羊溝之鷄稱羊溝不知何解俗作陽溝云對陰



溝之稱但未見所出耳○正楊莊子注羊溝闢鷄處

郭璞爾雅注陽溝巨鷄古之名鷄

兼明晝凡溝有露見其明者有以土填其上者土填其上者謂之陰溝露見其明者謂之陽溝言陽以對陰無他說也

餘冬序錄今人謂暗溝爲陰溝明溝爲陽溝所謂楊溝羊溝安知非陽溝耶

丹鉛錄周禮爲其井匱注井漏井匱堰豬慎按漏井今之滲坑匱豬今之陰溝也

丹鉛錄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

注云偃謂屏廁寢廟則以饗燕屏廁則以偃溲當其

偃溲則寢廟之是移於屏廁矣故是非之移誰能常

之古者謂溷廁爲屏言其穢濁當在屏處謂偃者其

形如堰周禮爲井匱以共王之溷浴又曰梁水偃也

偃水爲關空以笱承其空由是證之則溷浴之匱取

魚之偃及後人灌田檢水之堰其用雖異其形則同

資暇錄今俗命如廁爲屋頭稱并州人咸鑿土爲室

廁在所居之上故也一說北齊文宣帝怒其魏郡丞

崔叔寶以溷汁沃頭後人或食或避親長不能正言

溷因影爲沃頭焉



天中記說文曰廁清也釋名曰廁言人雜在上非一也或曰溷言溷濁也或曰聞至穢之處宜常修治使清潔也

輟耕錄今寺觀削木爲籌置溷園中名曰廁籌北史齊文宣王嗜酒淫泆肆行狂暴雖以楊愔爲相使進廁籌然則情所進者豈卽此與按說文廁清也從廁則聲韻初吏切間也雜也次也園也居高臨垂邊曰廁高岸夾水曰廁史記太倉公傳豎奉劔從王之廁汲黯傳衛青大將軍侍中上踞廁見之注如淳曰廁音則謂牀邊據牀視之一云溷廁也廁床邊側漢書

注如淳曰廁溷也孟康曰廁邊側也師古曰如說是也仲馮曰廁當從孟說愚意古者見大臣則御坐爲起夫武帝固以奴隸待青亦不應踞溷園而見之然漢文居灞北臨廁使慎夫人鼓瑟注韋昭曰高岸夾水爲廁卽此推之則凡廁者皆取其在兩物間爲義又郅都傳賈姬如廁有埜蔬入廁命都擊之則此之如廁亦恐非是溷園他如劉安別傳謫守都廁三年莊子庚桑篇適其偃註偃屏廁也屏廁則以偃浚儀禮旣夕禮甸人築圻坎隸人溫廁塞廁萬石君傳建取親中裙廁踰身自澣灑注孟康曰廁行清踰行中



受糞函也至於晉侯食麥脹如廁陷而卒趙襄子如  
 廁執豫讓高祖鴻門會如廁召樊噲等及如廁見柏  
 人金日磾如廁擒莽何羅范睢佯死置廁中李斯如  
 廁見鼠陶侃如廁見朱衣王敦如廁食棗劉寔誤入  
 石崇廁郭璞被髮廁上劉季和廁上置香爐沈慶之  
 夢鹵簿入廁中崔浩焚經投廁中錢義廁神李赤廁  
 鬼蒯瞶盟孔悝於廁曹植戒露頂入廁之類則真溷  
 圃矣

演繁露漢書衛青大將軍侍中武帝據廁見之注溷  
 廁也此說非也武帝固以奴隸待青矣青時已為大

將軍亦不應如此之甚也凡言廁者皆為其在兩物  
 之間漢文居霸北臨廁使慎夫人鼓瑟韋昭曰高岸  
 夾水為廁水經曰今斯原夾二水矣原者白鹿原也  
 霸水自北原上來近長安而合乎漣也或謂長水會

兩水間其義兩通故此原在霸漣兩間而文帝臨之是謂臨

廁也即此理推之則凡廁云者皆以兩間為義雖溷  
 圃之名為廁亦一理也詩謂夾其皇澗者是也夫水  
 在兩土之間既可名澗則凡廁之義皆以兩間名之  
 復何疑哉古書所著如曰豫遜變姓名為刑人而入  
 襄子之廁襄子如廁心動又如管寧首過而曰固嘗



如廁不冠矣諸如此類則真溷圜矣而溷圜之義蓋亦同用兩間為義也又如鄧都傳賈姬如廁有野彘入廁命都擊之則此之如廁者正為其在兩土夾中非溷圜矣人主之見臣下不必皆在廣庭坐雖便殿燕間御坐之前必有隙地使見者得以拜伏從容進退乃為得禮今武帝之見青也臨斬絕之岸而使青蒲伏於絕岸之下仰視威顏如在天上可謂非禮矣故史因武帝之禮黯而對青以言臨廁也

五雜俎武帝如廁見衛青解者必曲為之說此殊可笑史之記此政甚言帝之慢大臣以見其敬黯耳若非溷廁史何必書衛青公主馬前奴也官即尊貴帝狎之久矣文宣令宰相進廁籌武帝之如廁見大將軍亦何足怪

戲瑕廁踰廁中受糞函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踰此義為正牆板汗衫之說俱非

天中記漢書萬石君取親中裙廁踰身自澣酒舊注徐廣曰踰築垣短坂也廁踰謂溷垣墻建隱於其廁而浣滌也一謂踰為豆言建又自洗盪廁豆廁豆寫除穢污之穴也呂靜曰械窬褻器也械虎子也窬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踰中受糞函者也



戲瑕南齊蕭詵等謀廢鬱林王領兵入宮出西弄殺  
 之按隋書南寧有小勃弄大勃弄又洞庭山有風弄  
 嚴陵瀨有風七里無風七十里土人謂之瀧或訛為  
 籠余以為皆非必當從此弄字宋人葉夢得避暑錄  
 話似未嘗考故因循其舊說耳或以術字當弄字者  
 恐誤術即巷字楚辭五子用失乎家術家巷也  
 揚子一闕一巷也按避暑錄話今嚴陵七里瀨在洞  
 下二里十餘里兩山聳起壁立連亘  
 七里土人謂之瀧訛為籠言若籠中因謂初至為入  
 瀧既盡為出瀧瀧本音申江反奔湍貌人以為若籠  
 也

前聞記今人呼屋下小巷為弄按南史蕭詵接鬱林

王出至延德殿西弄弒之丁度集韻弄廈也屏也又  
 作屏蓋即今稱耳字書又出術字俗又呼弄唐唐亦  
 路也

丹鉛錄南史東昏侯遇弒於西弄西弄宮中別道如  
 永巷之類也楚辭五子用失乎家術術音闕所云弄  
 者蓋術字之轉音耳元經世大典所云火術註即音  
 弄

丹鉛錄今之巷道名為胡洞字書不載或作術術又  
 作徯徯皆無據也南齊書蕭鸞弒其君昭於西弄注  
 弄巷也南方曰弄北曰徯徯弄之反切為徯徯也蓋



方言耳

疑耀今京師呼巷為衢衢蓋胡語也世以為俗字不知山海經已有之食囂鳥可以止衢郭璞注治洞下也音洞又飛魚食之已痔衢獨衢字尚未經見

丹鉛錄詩不入我陳爾雅云廟中路曰唐堂途謂之陳戰國策美人克下陳下陳猶下堂也即今稱妻曰房下也

疑耀洪範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注疏止言王之道為正道王之路為正路而已道路二字未分別蔡沉集傳亦未及解新安陳氏止云互

詞叶韻耳抑何鹵莽也箕子作洪範其字豈輕下者余按周禮遂人及匠人自遂上之徑至於川上之路凡五又有經涂環涂野涂大小相異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是道小而路大也則作好之害小作惡之害大耳

初學記劉熙釋名曰道蹈也路露也言人所蹈而露見也案爾雅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歧旁歧道旁出也

三達謂之劇旁旁出歧多故曰劇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

六達謂之莊康樂也莊盛也言交道康樂繁盛七達謂之劇驂驂馬有四

今此有七比八達謂之崇期崇多也多道會期在此九達謂之

之方驂劇



達達一曰廟中路謂之唐釋名又云城下

路謂之豪豪翔也言郡邑內步所用道謂之蹊蹊侯

射疾別用之故還侯於正道又廣雅曰墀軌垣街徑闌闐

也音剛音航音千又畛涂陳阡陌術亦道路別名

周官曰溝上有畛釋名曰涂度也言所由得通度也

堂塗曰陳言賓主相迎陳列之處也風俗通云南北

為阡東西為陌呂氏春秋昔黃帝為天子匠人營國

曰子產相鄭堯李垂於術

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合方

氏掌達天下之道路至於四畿凡道路之舟車擊互

者叙而行之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為之辟禁野

之橫行徑踰者見周又禮記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

左車從中央此道路之事也五經要義曰將行者有

祖道一曰祀行言祭祀道路之神以祈也

示兒編莊子謂人相忘于道術當讀如經術之術廣

雅曰術亦道路別名呂氏春秋曰子鹿相鄭桃李垂

于術文選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云來人迷新術去

子惑故蹊註曰術蹊皆山路也陳晉之解學記術有

序曰月令審端徑術鄉飲酒莊周皆有道術之說是

途之大者謂之道小者謂之術乃知鄭音遂非也信

乎莊周以湖江對道術而言則直指為道路無疑矣

三國袁術字公路杜甫朝享太廟賦押栗字韻有曰



曙黃屋于道術又寄韋尹丈人云牢落乾坤大周流道術空以道術對乾坤皆明此意

留青日札術車道也說文邑中道也月令孟春端徑術孟子仁術猶言義路也又言教亦多術亦此義非機巧技藝之術

困學紀聞文選補亡詩蕩蕩夷庚李善注夷常也辯亡論旋皇輿於夷庚注引繁欽辨惑吳人以船楫為輿馬以巨海為夷庚庚者藏車之所愚按左傳成十八年披其地以塞夷庚正義謂平道也二字出此選注誤

批言左傳以塞夷庚注云夷庚往來要道也字書夷平也庚道也吳志云吳人以船楫為輿馬以巨海為夷庚言視大海猶平道也臧榮緒晉書云夷庚未入言未能入平道也陸機辨亡論云旋皇輿于夷庚亦取平道之義注文選者乃云夷庚者藏車之所豈其然乎束皙詩序云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亦訓庚為道

史記考要封禪書唐中數十里虎圈唐中猶詩所謂中唐也毛氏傳曰中中庭也唐堂塗也爾雅曰廟中路謂之唐張衡西京賦班固西都賦竝稱唐中漢書



作商中如淳曰商中商庭也師古曰商金也故謂西方之庭爲商庭於菟亦西方之獸故於商庭置圈牢也

疑耀輦路二字世皆以爲車輦所行之路李周翰注文選輦路樓陛也上林賦輦道纒屬如淳注曰輦道閣道也與李說同是輦道卽輦路皆非道路矣又甬路亦飛閣之複道今人以官署墀內之道爲甬路乃傳誤也

戲瑕疑耀以輦路爲閣道是矣而指甬路爲飛閣之複道似非按今之甬路疑卽古之馳道也官署墀中亦云然者謂其甃形隱起象涌出之義耳漢書應劭注曰馳道若今之中道賈山曰秦爲馳道東窮燕齊南極吳楚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錐

稅林伐山王仲宣從軍詩館宇充厓里士女滿莊尪自非聖賢國誰能享茲休尪音逵从九交之道也字從九從首爲是又說文尪音逵从九从首九逵道也似龜背故曰尪从九首一道爲一首與尪同義而異音今人不識尪字皆從首誤矣此見王粲集古本最可證今本多作尪非也 正楊曰選注自明曰古本何



耶韻會支尤二韻通作尪

臆乘莊尪王仲宣從軍詩館宅充廛里女士滿莊尪  
李善注引韓詩肅肅兔且施於中尪爾雅曰六達謂  
之莊九達謂之達說文達或作尪故毛詩兔置云施  
于中達莊尪蓋衢道之稱也

說楷淮南子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注道六通謂  
之衢六尊為衢尊晁無咎詩一篇尚可三致意聽人  
酌去如衢尊

名義考街四通道也今街衢之街階陞也今階級之  
階被磚道也周禮考工記堂涂注若今令甃被今之

磚砌地也今與瓠同爾雅瓠甃謂之甃

甃音諫

說楷江梅桃李橘杏紅梅碧桃芙蓉各成一徑名三  
三徑詩云三徑初開是蔣卿再開三徑是淵明誠齋  
奄有三三徑一徑花開一徑行周益公贈誠齋詩回  
環自闢三三徑頃刻能開七七花

焦氏筆乘陳湯傳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藁  
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疆漢者雖遠必誅按三  
輔黃圖橐街在長安城南門內舊有蠻夷邸故宋胡  
邦衡乞斬秦檜疏云願斷三人頭竿之橐街正以虜  
使在彼故欲斷檜首懸之以伐其狡謀而絕其和耳



陳克勤平逆頌吉祥就磔欽首懸竿梟街闐闐都人快觀又正德甲戌江西擒獲劇盜王浩八等法司論擬宜懸首梟街以正國法此於蠻夷何所交涉而引梟街之文乎

中華古今注程雅問曰堯設誹謗之木何也答曰今之華木也以橫木交柱頭狀如華也形如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謂之表木以表王者納諫也亦以表識衢路秦乃除之漢始復修焉今西京謂之交午柱也

雋言酈食其傳沛公至高陽傳舍師古曰傳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傳相傳也一音張戀反

謂傳置之舍也其義兩通又趙王彭祖傳自行迎除舍師古曰至除舍迎之也除舍謂初所至之舍也孫寶傳更為除舍師古曰除謂修飾掃除也

演繁露宣帝元康二年詔曰吏或擅興徭役飾厨傳以稱譽過客按厨傳兩事也厨庖也以好飲食供過客則為飾厨也傳者驛也具車馬資行役則為飾傳也今人合厨傳為一槩謂豐饌為厨傳非也

天中記玉海郡國朝宿之舍在京者謂之邸郵騎傳遞之館在四方者謂之驛說文驛置騎也○玉藻士



曰傳遽之臣注曰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謂若今時乘驛遞傳而遽疾故謂之傳遽也。○釋文以車曰傳以馬曰遽文帝二年詔曰以給傳置師古曰置者置傳驛之所因名置田橫至尸鄉廐置臣瓚曰廐置謂置馬以傳驛者曹參取狐父祁善置文穎曰善置置名也李陵騎置以聞師古曰騎置謂驛騎也天中記說文郵境上行書舍从邑垂垂邊也徐曰郵之言過使所過也廣雅郵驛也置亦驛也風俗通曰漢改郵爲置置者度其遠近之間置之也增韻又馬傳曰置步傳曰郵

稅林伐山唐會要驛傳曰使駟音閤

丹鉛錄置郵傳命古注置驛也郵駟也驛與駟置與郵何別乎考之說文駟傳也驛置也置緩而郵速驛遲而駟疾也置有安置之意如今制云日行一程郵有過而不留之意猶今制云倍道兼行左傳楚子乘駟車會師於臨品之上又祁奚乘駟而見范宣子及子木使駟謁諸王又云吾將使駟聘問諸晉以上駟字見于左傳者四條皆言速馳之意後世不達駟字之義而吏牘俗書又以駟爲驛之省文本朝刻春秋大全皆認駟爲俗書省文盡改左傳四駟字爲驛作



者之精意隱矣。○漢制四馬高足爲置傳，皆君與大夫所乘，其行安舒，故不得不遲。一馬二馬爲軺傳，君書使命之用，故不得不疾。漢文帝自代來，乘六傳車，亦取其速。○驛與駟二字于文義爲小，狀混而不分，則解經皆謬矣。元許白雲曰：馬逝曰置步，逝曰郵，蓋想像妄說，初無所祖。不思古注郵訓爲驛，若是步逝字，何以從馬乎？

說略：孟子曰：速於置郵而傳命。注：置驛也。郵，駟也。驛與駟何別乎？按說文：驛，置騎也。从馬，宰聲。駟，驛傳也。从馬，日聲。合而觀之，驛主於騎，言馬也。駟主於傳，言車也。驛字經典罕見，惟左傳文公十六年有楚子乘驛會師於臨品之文。書云：雨霽蒙驛，克言龜文直達如驛路也。許白雲曰：字書馬逝曰置步，逝曰郵。漢謂之乘傳，高祖五年令田橫乘傳詣洛陽，如淳曰：漢律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一馬二馬爲軺傳，又謂之遽。說文傳也，一曰窘也。徐鉉曰：傳，駟車也。周禮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傳車尚速，故又爲窘迫也。莊子仁義先王之遽廬，可以一宿，是遽廬卽傳舍也。風俗通曰：漢改郵曰置，此說非。孟子已有置郵之說矣。



五雜組古者乘傳皆驛車也史記田橫與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注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然鄭子產乘遽而至則似單馬騎矣釋文以車曰傳以馬曰遽子產時相鄭國豈乏車乎懼不及故乘遽其爲驛馬無疑矣漢初尚乘傳車如鄭當時王溫舒皆私具驛馬後患其不速一槩乘馬矣

天中記桂苑叢談館客舍也待賓之舍曰館開元文字凡事之賓客館焉舍也有積以待朝聘之官是也客舍逆旅名候館也公館也公宮者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

天中記釋名亭亭也人所停集也風俗通春秋國語有寓望謂今停也民所安定也亭有樓從高省丁聲也漢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今語有亭待蓋行旅宿食之所館也亭亦平也民有訟諍吏留辨處勿失真正也

藝林彙考棟宇篇卷之十



卷之十

大興五也

狀節食之潤節也亭亦平也史有節節吏節  
 美家因奉大率十里一亭亭際也今節亦亭節  
 節節至節今節也潤潤安也亭亦節節節節  
 中出節各亭節也入潤節其也風谷節春大國  
 潤自潤大夫以平之奉



